

第1章 投江的人

“我不想活了！”

孙山直着嗓子在大街上叫了起来，一面狂叫，一面狂奔，象个疯子。

众人都纷纷闪开，如避蛇蝎。

“我不想活了，不想活了——”孙山直奔桥头而去，看来他要去投水自尽。

练江的水很急，而且也很深，在桥下滚滚地流着，象是对孙山的到来一点也不感到惊讶似的。

“你们别拉我。让我投江，让我死——”

其实所有的人都远远站着，根本没有人去拉他。人们只是挺好奇地看着他，好象是在看戏。

一个要投江自尽的人，一定会悄然走到桥边的。孙山这么一叫，谁还相信他会自尽呢？

孙山却果然纵身跳下桥去，身在空中，还大喊一声：“别下水救我——”众人齐声惊呼。

一声大响，水花四溅，众人扑到桥边，却见滔滔的江水中，孙山两手举起，在拼命挣扎。

没想到他是真的想死！

“有人投江啦——有人投江啦”

桥上的人越来越多，水里的孙山却没了影子了。

“他妈的，这小子活得不耐烦了！”混混们大声议论着。

老人们在叹息，少年们则挺好奇地扒着栏杆，希望能再次看见孙山从水里冒出来。

约摸过了顿饭工夫，众人才恋恋不舍地散开去，一面走一面还在摇头感慨。

孙山拧干衣服，搭到木杈支起的横架上，气呼呼地道：“真没劲！”

他竟然没死！这可绝了。那他为什么投江自尽呢？

“为什么就没有一个人肯在路上或桥上拉住我，也没有一个人肯下水救我呢？”

孙山似乎很有些不解，而且又很不满地摇着头，好象是在跟什么人聊天。

实际上这个破庙里只有他一个人。另外一个有些象人的是冷冰冰地微笑着的观音菩萨，衣衫破烂、蓬头垢脸地托着早已没了杨柳枝的净瓶。

地上生着一堆火。木架子上除了湿衣服，还挂着一只泥封的鸡。满地都是鸡毛和鸡血。

孙山光着身子坐在火边：“妈妈的，原来世人都这么可恶，都他妈的该杀！”

火烤得他心口很舒坦，鸡肉的香味也从封泥的裂缝中溢了出来，可孙山还是愤愤不平。

“原来我还以为总有几个人会下水的。哪怕只有一个也好啊。唉……”孙山重重地叹气，“我原来一定很傻很傻……”

他突然跳了起来，狠狠打了自己一个耳光。“孙山，你真傻！”

右颊马上木木地不太听使唤了。可孙山还是觉得不过瘾，举起左手，准备给左边也来一下子。

隐隐一阵马蹄声传来，孙山怔了一怔，左手停在空中，没有打下去。

“这大晚上，谁还骑马？莫不是偷鸡的案发了，来抓我的？”

马蹄声果然越来越近，孙山看看快烤好的鸡，不由有些恋恋不舍起来：“妈的，吃个鸡也吃不安生！”

听他那口气，好象这只鸡不是偷来的似的。

马蹄声在庙门口停了下来，孙山竖起了耳朵。

“有人吗？”

声音甜脆可爱，是个年轻女人！

孙山哈哈大笑起来，“有人有人。有个男人，年纪不大，二十有一。不过，不过……你不能进来！”

“臭小子，你敢对我无礼？”

声音依然很脆，但已不甜。孙山知道，来人生气了。

孙山不笑了：“不是无礼，是怕你不敢进来，因为……”

他突然叹了口气，不往下说了。

说实在话，孙山还真怕那个女人闯进来。他已经瞅好了，一旦有什么不对，他得马上挟起半干的衣服往观音菩萨身后躲。

“天下没有一个地方，姑奶奶不敢去的！”女人狠狠地叫道，门也大响了一下，好象是被她踢了一脚。

“快开门！”

“一听就知道你吹牛皮。”孙山大笑起来：“有两个地方，你绝对不敢去。”

“你说。”女人又在踢门了。

孙山赶紧从木架上取衣服，一面慢吞吞地道：

“你不敢去的第一个地方，是……嘿嘿……妓院。”

“住口！”女人尖叫起来。

“呛”一声轻响，孙山听出来那是剑出鞘的声音。看来这个女人是个江湖人物，难怪她敢深更半夜地赶路。

“你别闯进来，”孙山急了，慌慌张张将衣裳往腰间一缠，叫道：“我没穿衣裳！”

可门板被踢倒的巨响淹没了他的叫声。

地上的火光被风声一激，顿时暗了不少。孙山已一溜轻烟般地溜到了观音像后面。

尘土飞扬。

孙山觉得庙中一亮，知道火光恢复正常了，悄悄一探头，却见一个蒙面女人正握着青光闪闪的长剑，四下乱看。

“我在这里！”

孙山大笑一声，庙里顿时一阵嗡嗡乱响。

蒙面女人惊得退了好几步，摆了一个剑势，怒叫道：“滚出来，要不我就杀了你！”

孙山可怜巴巴地道：“老天真不公平，唉！”

蒙面女人一怔：“你说什么？”

谁也不会想到孙山竟会说出这么古怪的一句话来。

孙山叹了口气：“我是说老天不公平。你看你，穿了全身的衣裳不说，连脸都蒙上了。”

而我呢，偏偏一点衣服都没穿。”

蒙面女人一收剑，冷冷道：“少耍贫嘴，快穿好衣裳滚出来。”

“我不穿！”孙山一梗脖子。

蒙面女人又是一怔，旋即大怒：“你敢不穿！”

“我穿不穿衣裳，你管得着吗？”孙山见那蒙面人不敢过来，一下子来了精神。“你是我什么人？这是老子的家，老子呆在自己家里，穿不穿衣裳由我，我就喜欢不穿衣裳，你能把我怎么样？”

蒙面女人似是从未遇到过这种怪事，从没见过孙山这种泼皮，一时倒怔怔地说不出话来。孙山得意地道：“我知道，我一穿好了，你就会上来抓我，说不定你还会杀掉我，对不对？”

蒙面女人冷冷喝道：“你以为你躲在佛像后面，我就杀不了你么？”

孙山急了：“干吗干吗干吗呀？你是吃错药了怎么着？你这种人真少见，我又没惹你，你干吗要杀我？”

蒙面女人气急败坏：“你再不出来，我可真的不客气了。”

孙山一面飞快地穿着衣服，一面叫道：“我又没穿衣裳，你让我怎么出去？”

“快出来！”蒙面女人似已气极了。

“好好好，只要你喜欢看光身子男人，我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孙山穿好衣服，一露脑袋，大笑道：“看好，出来了。”

“别出来！”女人尖叫起来，转过脸，退了好几步。

“你一会儿一个主意，让我怎么办？真是的。”孙山又叹起气来了，好象受了天大的委屈。

几点寒光闪电般飞来，孙山眼前一花，连忙低头，暗器掠过头皮，钉在墙上。

“你干吗下黑手？”孙山气疯了：“你还真要老子的命啊！”

一阵锐急的风声传来。孙山知道，那女人这回发的是个大暗器，可能是个铁胆。

金光一闪，果然是铁胆。

铁胆飞过，孙山一长身，背心却重重被从壁上弹回的铁胆击中，一个踉跄，翻了下去。

蒙面女人惊讶一声，闪电般转过身子，逃出门去。

孙山破口大骂起来：“臭娘皮的，你真敢杀老子啊，连铁胆都用上了。”

“我必杀你！”蒙面女人在外面恶狠狠地叫道。

“进来呀，反正老子也不想活了！”

孙山叹了口气，不骂了，一屁股坐到火边，取下快烧焦了的烧鸡，拍开封泥，嗅了嗅，扯下一条鸡腿，咬了一口，大嚼起来，连连叹道：“好吃，好吃。”

“穿好衣服没有？”

“没有。”孙山笑咪咪地啃着鸡腿：“你真好，连我穿没穿衣裳都关心。”

“你再不穿，我放火烧了你这座破庙。”

孙山一下跳了起来，“别烧别烧！我服了你还不行么？我早就穿好衣服了，你进来吧。”

“真的？”

“老子骗你干什么？”孙山火了：“你当老子不喜欢衣裳啊？”

“你骂人？”

“骂你又怎么样？”孙山用力又咬下一块鸡肉。

蒙面女人走到门口，眼睛闪了几闪，声音冷冰冰的：“好，你果然已经……，快过来受死。”

孙山斜着眼睛看她，嘻嘻笑道，“我这个人有个毛病，不大喜欢拿刀玩剑的女人，你要杀我，最好不要用刀剑暗器之类的铁家伙。”

蒙面女人又是一愣，怒道：“由不得你。”

“这也算是一个人的临终要求，你如果连这一点都不答应，就实在太不够意思了。”孙山挺委屈地道，“世上没有一个好人，唉！”

“我不用剑，一样杀你！”蒙面女人一收剑，迅捷地扑了过来。

在武林中混的女人，一般都比较擅长轻功和暗器。轻功是用来逃命的，暗器则满足了女人喜欢取巧，爱拾掇小玩意的心理。

这个女人的暗器工夫孙山已领教过了，他现在背心上还在隐隐作痛。

而她这一扑所显示的轻功，只怕更令人惊心。

刹那间，她的两只手已抓到了孙山的肩头。

但她一下僵住了，两手停在空中，一动不动。

孙山不知怎么的就闪开了她的扑击，这时正坐在火堆的另一边，依旧在吃鸡。

好象他一直就坐在那里没动过似的。

现在他吃的是鸡翅膀。

鸡头和鸡腿却在蒙面女人的两只手里抓着。

“吃，吃，跟我还客气什么！这是偷来的鸡，就是要比买的鸡味道要好些。”孙山抬头，抹抹嘴边的油渍，认认真真地邀请她。

蒙面女人一声尖叫，好象抓了两个刺猬似地猛一抖手，鸡头飞向孙山的咽喉，鸡腿则撞向了孙山的心口。孙山似是没想到她会用手里的鸡头鸡腿当“暗器”，一愣神间，咽喉和心口被双双击中，顿时仰天翻倒。青光一闪，一柄长剑已点在了孙山的咽喉上。

蒙面女人恶狠狠地道：“快说，你是谁？”

孙山一动不动，两眼翻白，好象已经死了。

“你少装死！”蒙面女人更怒，足尖在他腰间不轻不重地踢了一下，正踢在“笑腰穴”上。

孙山一点反应都没有。

“你再装死，我……”蒙面女人也有些害怕了，剑尖也颤抖起来。

如果有人笑腰穴被击而一动不动的话，他就离死不远了，少说一条命也丢了九成九了。

“喂，你到底……死没死？你少吓……吓唬人！”

火光掩映下，蒙面女人发现，孙山的脸都已变青了。

看来他是真的死了。

蒙面女人惊惶地握着剑，盯着地上的孙山，一步一步退向门口。

“这位大嫂……”

她身后突然响起了一个不算陌生的声音——孙山的声音。

而孙山此刻应该是死在火堆边的。

蒙面女人尖叫一声，反手一剑撩向背后，身子飞了起来，远远落在莲台上。

“……如果有什么事情要帮忙的话，只管找我，比方说，某个人死了，要件作什么的，我可以去叫。”

蒙面女人定神看时，庙门口果然站着一个人，但不是孙山。

那人年纪也不算太大，当然也不算太小。大约有个二十七八岁的模样，长得还算周正，只是一脸坏笑让人看了不舒服。

“你是谁？”

蒙面女人惊魂未定，声音也在发颤。

“我么？”那人笑了，指指自己的鼻子，“你是问我？”

“你少开玩笑！”蒙面女人长剑一抖，跳下莲台，忍不住还是朝地上的孙山看了一眼。

孙山还是死着没动。

“我开玩笑还是你开玩笑？”那人的声音又变了，变成了蒙面女人的声音，“你杀死了孙山，你还想跑不成？”

蒙面女人又是一声尖叫，“你……是人是……鬼？”

“我不是人！”那人大叫起来，又换了一种嗓子，“我也不是鬼！”

“那你是什么……什么东西？”

那人似已气极，“我不是东西！”

蒙面女人心神稍定，她知道了这个人一定是惯于学舌，才会将别人的声音学得那么象。

她手中的剑朝那人比划了一下，“让路，我的事，你少管。”

“你这位大嫂也真是的，杀了人还不让人说，”那人又变得笑咪咪的了。

蒙面女人怒叫道：“我不是大嫂！”

“不是？不会吧？”那人似乎很疑惑地摇摇头，上上下下仔细打量了一番，才拍拍脑门：“哦，真不是，还请大姐恕小的眼睛不好使，没有看出来，对不起对不起。不过，你不是大嫂，并不等于说，你没有杀人。”

“那又怎样，你若是不让道，我连你一起宰了。”

那人笑嘻嘻地道：“你以为你有那么大的本事？大姐，你知不知道，你杀的这个人是谁？”

“管他是谁！”蒙面女人嘴上很硬，口里却直发虚。

“啊，你口气真不小啊！他是孙山，你知不知道？”那人惊惊怪怪地叫了起来。

“孙山？没听说过。”

“你竟然没听说过孙山？那么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没兴趣知道。”蒙面女人硬梆梆地顶了一句。

那人马上放脸：“那你刚才还问什么？”

“让开！”蒙面女人长剑一抖，几个大大的剑花在那人身前抖了开来。

那人火了：“不行！你杀了人，竟然连一点表示都没有，你还算人么？”

“关你什么事？”

“怎么不关我的事？你知不知道，死了人啦！孙山死啦！一个人啊！就是你害了一条命你知不知道？猪狗都还是一条命呢，何况孙山比猪狗还强些呢！”

可惜孙山已经死了，否则他一定会跳起来狠狠地在那人屁股上踢一脚。

“你想怎么样？”

蒙面女人有些气馁了，毕竟，杀人不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那人又坏坏地笑了起来：“你知道我是谁么？”

蒙面女人显然快支持不住了：“快说。”

“我是专门保媒的人，活人也保，死婚也合。所以我不是人，也不是鬼，我是神媒。神媒你懂不懂？”

蒙面女人吓得一激凌：“少骗人！”

“我没有骗你，你晓不晓得有个陈良？”

“谁不知道陈良。”

“陈良有两个如花似玉的夫人，你也知道吧？”

“当然知道。”

“他们的好事就是我撮合的。还有臭嘎子和他的老婆野丫头的事儿，也是老子做的媒人。还有李抱我和……”

姑娘的眼睛渐渐和缓平静了：“你是小八哥苏三。”

那人大吃一惊似地叫道：“原来你知道我？”

姑娘冷笑一声：“小八哥名满江湖，谁不知道，你少装痴卖呆的。”

“可你居然没听说过孙山？唉！孙山那孙山，你死得好凄凉，糊里糊涂就被一个女人杀死了。可怜你在江湖上一点名气也没有，岂不是白活了一场？”苏三面有惨色，“大姐，我是专门保媒的。孙山是我的好朋友，他虽然已死了，我还是要给他找个媳妇儿。”

姑娘吃了一惊：“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苏三一本正经地道：“把他配给你做老公啊！”

“你……你……怎可……”姑娘吓得一步步后退。

她知道，苏三若要杀她，实在是太容易了。

苏三又笑了：“大姐你知不知道，孙山这个人很怪很怪。他是个没用的呆子，还偏偏总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

姑娘的眼中闪出了怨毒的凶光，她已经暗暗运力，准备出手一拚了。

苏三还在很认真地说着：“……他武功很好，却一点名气也没有，因为他太笨，笨到不会杀人的地步。他总是相信别人不会杀他，世人都有一份良心。谁知道他今天刚刚明白事理，就被你杀了。虽说是‘朝闻道，夕死可矣’，毕竟还是太让人伤心了……”

姑娘在慢慢地逼近苏三，手中的剑遥遥指向苏三的心口。苏三却恍若未觉，还在唠叨：

“我今天跟他打赌，他说他从练江桥上跳下去，一定会有人下去救他。我说一定没有，结果他真的跳下去了，而且确实也没有一个人下去救他。你说他这个人是不是认真？”

姑娘的眼睛闪了几下，剑上的杀气消失了。

“大姐，我知道你是无意中杀了他，我也不怪你了。实际上……唉，他活着也是白受罪！”

姑娘手中的剑无力地垂了下来。

“……你杀了他，他反倒幸福了，姑娘实在是做了一件大好事。你想想，他无父无母，孤儿一个，田无一垄，房无一间，吃了上顿没下顿，冬天没衣穿，冷急了就钻狗洞，饿急了吃狗屎……”苏三正而八经百地说着，根本不朝地上的孙山看。

姑娘也渐渐听明白了，他的话是说给谁听的。心情一轻松，剑也就归鞘了。

听着听着，她竟然还咯咯笑了起来。

“……孙山苦哇，苦极了！实际上他最苦的一点还不是上面讲的这些，他是光棍！光棍苦哇，啧啧啧啧……”

姑娘气得直跺脚。

“……孙山没老婆，又老想女人。你想想，自己过干瘾是什么滋味……”

“嗷——”

一声惊天动地的嚎叫声中，孙山跳了起来，一把抓住苏三的衣领，吼道：“苏三，你他妈的不是人，有你这么损老子的吗？我操你姥姥！”

也不待苏三出声，孙山又转头冲那姑娘大吼：“你他妈的还笑得出来！”

他突然一松手，箭一般冲了出去。

“你们都不是好人！”

第2章 多口的人

孙山气呼呼地在喝闷酒，喝一口，拍一下桌子，骂一声：“苏三我操你姥姥！”

喝酒的人都好笑地转头看着他，有人认出这小子就是昨天投江的人，不由得都低声议论起来。

孙山听得清清楚楚，火气更大了，猛一拍桌子，瞪着血红的眼珠子，大喝道：“你们昨天怎么不下水救老子？”

酒客们都吃了一惊，都低头转脸，不敢再看他了。

孙山讨了个没趣，一肚子闷气，没处发泄，气得直哆嗦：“没一个好人，没一个好人……”

他指着碗里的红烧肉：“你是苏三！”

于是他开始大口大口吃红烧肉：“苏三，我吃你的头，吃你的手，吃你的脚……”

众人都惴惴：这人恨那个什么苏三都恨得快疯了。

吃完了“苏三”的全身，孙山才稍稍解气似地拍拍肚子，开始唠叨：“没一个好人……”

一个临窗而坐的老人微笑着摇了摇头：“年轻人，看事不要太偏激了。世上难道真的连一个好人也没有么？”

孙山一怔：“你是跟我说话？”

他那一肚子火马上就找到要烧的目标了。

众酒客都有些同情地望着那个老人。

因为那个老人就是郝老爷子。

郝正仁郝老爷子是本地第一号大善人，第一号老好人，也是第一号正人君子。

郝老爷子乐善好施，急公好义，为人正直，孝行感天，深得本地人士的敬重。因此当年朝廷举孝廉的时候，县里便将他的名字报了上去。

所以，一般人见了郝正仁，都是很恭敬地让开道，诚心诚意地叫一声“郝老爷”或是“孝廉公”。

郝孝廉见孙山发问，微笑道：“正是，老夫郝正仁……”

“我不管你有什么好不好的！”孙山怒气冲冲地道：“你是个糟老头子，刚才你说我什么？”

“老夫说你太偏激。”郝孝廉含笑看着他，丝毫不为“糟老头子”四个字生气。

“我怎么偏激了，嗯？老头，我告诉你，今天你要是不还我个公道，老子决不饶你！”孙山气急败坏地一掌劈在桌子角上，顿时将桌角楞生生切下一块来，象切豆腐一样利索。

孙山手底下功夫如此惊人，又凶狠蛮横，根本不讲理，郝孝廉再硬下去，岂不是自找苦吃？众人都暗暗担心。

酒店老板慌忙急火地跑了过来，点头哈腰地道：“这位壮士……嘿嘿……哎哎，壮士切莫动手，有话好商量，郝老爷子，你老也别……啊？嘿嘿……”

郝孝廉根本没有吃惊的样子，他只是淡淡笑了一下：“年轻人，看来众人都在怕你发酒疯。我看咱们还是到外面说去，好不好？”

“不好！”孙山回答得十分干脆：“不好不好不好，老子就是要坐在这里。”

“舍下离此不远，就请壮士移步舍下，如何呢？”郝孝廉不但没生气，而且还是那么慈祥，不愧是第一号老好人。

“不好，不去！”孙山开始放刁了。

“舍下有上好的美酒数坛，壮士何不去痛饮一番呢？”

孙山一下就站了起来：“你怎么不早说？”

郝孝廉微微笑了笑，朝众人拱拱手，这才往门口走：“壮士请随我来。”

孙山冷笑：“去就去，还怕你吃了我不成？”

郝孝廉的家在河边，是座四进的小院，白墙黑瓦，朴素大方，丝毫没有富贵人家的气象，倒象个只是小有田产的人家。

孙山的眼珠子一阵乱转：“老头，你好象不象有美酒的人啊。”

郝孝廉哦了一声：“壮士且稍候，老夫这就去取酒来。请坐，请坐。”

孙山老实不客气地坐下了，跷起了二郎腿。

一个苍老的声音在里屋里说道：“正仁，谁来了？”

郝孝廉忙柔声道：“娘，是一位壮士，听儿子说家里有好酒，特来拜望的。”

苍老的声音在叹气：“你先进来一下，我的枕头掉在地上了。”

郝孝廉一掀竹帘，抢了进去：“娘，儿子这就给你拾起来……娘，还有事么？”

“没有了。正仁啊，好好招待客人，不可怠慢了。”

“是是，儿子一定不会怠慢客人的。娘，你歇着吧，待会儿儿子来给你捶捶背。”

孙山的二郎腿架不住了。

郝孝廉没有妻儿，没有仆人么？

孙山觉得不可思议。

按理说，郝正仁家里应该有几个婢女侍候老夫人的。而孙山却亲眼见到，郝孝廉是亲自服侍母亲的。

郝孝廉果然当得起“孝廉”二字的。孙山不由得对郝孝廉大起好感。郝孝廉慢慢退了出来，低声道：“对不起，让你久等候了。”孙山浑身都不自在了：“没什么，老人家，我……告辞了。”“这……”郝孝廉反倒愣住了：“莫不是老夫有何失礼之处？”“不是，不是。”孙山不愿多说，拱拱手，扭头就跑。“壮士，壮士……”郝孝廉追出门，孙山却早跑得没了影儿。郝孝廉摇摇头，苦笑着喃喃道：“年轻人啊，年轻人……”好象他一生下地就六十岁似的。孙山又高兴了，因为他发现，世上还是有好人的，虽然不多，但有。因为孙山现在已经找到了一个大好人郝孝廉，所以孙山又觉得欣慰了。刚刚高兴了没一会儿，孙山又不高兴了，因为他看见了一个“不是好人”的人。

苏三笑咪咪地迎面走来，看样子是找他的。孙山“呸”了一口，扭头就跑，拐进了一个茅厕。谁知苏三也跟了进来：“孙山，生气啦？”孙山顾自解手，看都不看他。苏三也解裤子：“喂，你他妈怎么了，老子可没惹你。”“你没惹我？”孙山气得手一扬，裤子往下滑，连忙又扯住：“你他妈混蛋！”

“我怎么混蛋了？”苏三气势汹汹地抖了抖：“你要不说出个子午卯酉来，老子今天决不饶你。”

孙山一瞪眼：“你是想打架是吧？”

苏三也不含糊：“是你要打架。”

孙山脸都绿了：“你当着那小姑娘，说老子什么？”

苏三似乎吃了一惊：“什么时候的事？”

孙山吼道：“昨天晚上！”

苏三恍然大悟般地拍拍脑袋：“啊，想起来了，我最近记性不太好。你是为这个生气啊，怪不得，怪不得。”

孙山钻出茅厕，待苏三出来，一把拉住他领口：“什么怪不得？说！”

苏三瞪眼：“你放开老子。”

“不放！”

“你要不放，我就不告诉你关于那个小姑娘的许多事情。”苏三眨眨眼睛，坏笑起来。

“老子才不想知道她的事！”孙山火冒三丈，突然发力，将苏三推出老远，“老子不想再看见你！”

苏三有些委屈地又走回来：“为什么？”

“你还装不知道！”孙山惊天动地地大叫起来：“那个小姑娘——”

“瞧瞧，听听，他还真上心了。”苏三一撇嘴，满脸不屑。

孙山大怒：“放屁！”

“你要是对她没意思，干吗我一提你过过瘾，你就活过来了？”苏三说着已逃上了一堵断墙，因为孙山已经野猪般凶猛地向他扑了过来。

“我宰了你——”

苏三一面跑一面陪笑：“慢来慢来，孙山，我答应赔偿你的损失，怎么样？”

孙山一怔，停住了：“什么损失？”

苏三似乎很惊讶：“你难道不觉得自己受了极大的损失么？”

孙山眼里又冒出了火星子：“不知道！”

“面子啊！你失了面子现了眼，我想给你一点赔偿。”苏三邪邪地笑了起来。

孙山肺都快气炸了：“不错，你得赔我面子！”

苏三凑近，神秘地道：“我有办法让那个小姑娘爱上你，这样一来，不亏不欠，怎么样？”

孙山沉吟了，摸着下巴半天没出声。

苏三见他心动，忙又往上凑了凑，低声道：“那个小姑娘长得很俊很俊，身材很美很美，皮肤很白很滑……”

越说越往下溜。

孙山嗷地一声大叫，一拳揍了过去：“滚你的蛋！”

苏三猝不及防，肚子上重重挨了一拳，痛得一低身，倒跃开去：“你疯了，哎哟妈耶，你狗日的还真打呀。”

孙山跳起来喝道：“你怎么知道她很漂亮很漂亮？”

苏三痛得直咧嘴咬牙：“她揭下蒙面巾，我看见了。”

“那她身材很美很美，是因为你抱过了，她皮肤很白很滑，是因为你摸过了？”

苏三愕然。

孙山又质问：“那你为什么还要把她扔给老子？你当老子是废纸篓子、泔水缸？”

孙山怒气勃发的样子让苏三一时忘记了肚子痛：“哈，你小子是真上心了！”

“老子上不上心，不用你管！”孙山恶狠狠地跺跺脚，转身就走。走了几步，又回头吼了一句：“你不是好人！”

“好人？”

苏三一怔之间，孙山已经跑远了。

“好人？”苏三若有所思地沉吟起来，蓦地哈哈大笑：“他是真上心了。”

孙山见苏三没追过来，才放慢脚步，吐了一口浊气：“总算给了他一下子狠的，看他以后还敢不敢捉弄人。”

因为打了苏三一拳，孙山又觉得很开心了，恨不能在街心马上翻几个空心跟斗。

可惜孙山高兴的时候总是太少，每次得意的时间又总是很短。

孙山沉下了脸。

因为他看见了两个年轻人，一男一女，正低声说笑着并肩走了过来。

实际上孙山并不是一看见少男少女在一起就吃醋的，那样的话，孙山早就被酸死了。

那么，这两个年轻人是不是有什么不同于常人的地方，而让孙山如此不高兴呢？

当然了！

孙山听出来了。那个明艳、又俏又美的小姑娘说话的声音告诉他，她就是昨晚的那个蒙面女人。

你说孙山能高兴得起来么？

他皱着眉，斜着眼，歪着脖子叉着腰，立在街心，看着那一男一女。

说句良心话，那个青年男人生得英俊威武，仪表非凡，真可说是人中龙凤，只可惜孙山十分瞧不起人家。

至于人家瞧不瞧得起孙山，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小美人儿一抬头，哆嗦了一下，站住了，直楞楞地看着孙山，那神情跟见了活鬼似的。

孙山能品味出她目光里有几种佐料，鄙视不屑、怨毒、恐惧……等等等等。

她的美丽的小脸一下也变白了。

青年男人的目光也电光一般极其不友好地射到了孙山脸上：“他是谁？”

他的声音很低沉，有些傲慢。

小美人儿咬咬牙，低声道：“那个无赖，昨晚的那个。”

“孙山？”青年男人的目光一下变得剑一般锐利了，似乎要在对面的小泼皮身上刺上十七八个大洞。

“正是他，咱们别理他。”小美人儿啐了一口，拉着青年男人的袖子：“不值得跟这种人生气。”

青年男人冷峭地横了孙山一眼：“便宜了这小子！”

孙山见他们转身要走，冷冷哼了一声：“谁便宜谁还不知道呢！”

青年男人倏地一回身：“你说什么？”

孙山破口大骂起来：“她让你戴绿帽子，你知道不知道？”

小美人儿的脸一下惨白！青年男人的脸则已铁青，长剑双双出鞘，寒气满街：“你说什么？”

孙山被凛冽的剑气吓得退了一步，尖叫道：“你们干什么，大白天杀人玩？”

青年男人一步一步迫了上来，脸上的肉扭曲着，使他英俊的脸庞都变了形：“收回你刚才的话，否则剑下无情！”

孙山噉地跳了起来：“我刚才说什么了？我什么也没说过，你干吗要杀我？”

“看来阁下是不肯收回刚才说的话了。”青年男人哼了一声，剑尖指向孙山的咽喉，“出手吧，孙山！”

孙山怒道：“我说的是实话，你为什么不问清楚，就不分青红皂白地乱杀人？”

青年男人颤了一下，寒声道：“我希望能听明白一点你在说什么。”

孙山理直气壮地吼道：“你问问你的小美人儿，问她昨天晚上我走之后，跟谁亲热过了！”

青年男人的目光飞快地转到小美人儿的脸上。

小美人儿已气得泪水滚滚：“胡说八道！”

争吵之间，田下已围上来不少人远远观看，偷情这个话题在什么地方都是十分吸引人的。

而在偷情这个话题中，最引人注目的、最招致谴责和议论的，当然是女人——偷情的女人。

小美人儿气哭了，理所当然。

青年男人的目光一下又转到孙山脸上：“你又怎么说？”

孙山心里在打鼓。虽然他还是以为自己仗义直言没有错，可也知道今儿是捅了一个大马蜂窝，跑也跑不掉了。

跑不掉当然只有硬到底。孙山一梗脖子：“你去问苏三，苏三亲口告诉我的。”

小美人儿一声尖叫，长剑幻起朵朵剑花卷向孙山：“你血口喷人！”

孙山措手不及，脖子上一凉，知道不妙。

“青青，住手！”青年男人冷叱一声，大剑一横，架住了小美人儿的剑。

小美人儿收剑，怔怔地望着青年男人，面上有一种说不出的古怪神情。

“好啊，你……你……杀人灭口！”孙山抚着脖子上的剑伤，找了半天才找到这么一个成语。

青年男人木然道：“很好，孙山，关于这件事，我自会去问苏三的。但你污辱了我青妹的名誉，我现在就要杀你。”

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很呆板，很冷漠，好象是在说一件与己无关的事。

孙山惊得退了好几步：“干什么干什么，你也要杀人灭口？”

“随便你怎么说，”青年男人漠然道，缓缓走向孙山，“你不用妄想逃走。”

“难道你青妹的玉体已经不清不白了，你还不许我说吗？”孙山一面后退，一面怪叫。

剑光突起。

孙山吓了一跳，却听见青年男人一声大叫：“不可！”，定睛看时，小美人儿已僵立不动，她手中的剑已在青年男人手里。

原来小美人儿想自杀，大约实在是受不了。

孙山大叫起来，又说了两个成语：“哈哈，畏罪自杀，其心可诛！”

青年男人没理他，只是将小美人儿的剑又插回她腰间的剑鞘，轻轻在她耳边说了几句什么，然后才朝孙山勉强微笑了一下：“孙山，咱们的事还没了结，请你不要走开。”

孙山这才想来，他刚才实在应该趁机溜走。现在想走看来是不行了，那样太跌面子。

“我有理，我为什么要走？喂，你知道我是孙山，我还不知道你有什么东西呢！”

青年傲慢地一笑：“在下张辟邪，我想你应该听说过。”

孙山一惊：“没有啊！我只听说近年来北武林出了两个少年高手，合称‘龙凤双剑’，说是剑法漂亮，人也漂亮。”

张辟邪长剑一举：“我就是龙剑！”

孙山后背心有些凉嗖嗖的。这两年来，江湖上可没少传说“龙剑”张辟邪的故事，据说他剑术已经通玄，曾连败十一名前辈剑手，被称为当今剑术最精的三名剑客之一。孙山知道自己得打个主意了。

“好吧，张兄，在下在这里先道歉了。”孙山一本正经地拱拱手：“我实在很后悔，不该拆散了你们的神仙姻缘，有点不够仗义。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孙山这个人有个臭毛病，心直口快，心里想什么，嘴上说什么，看到让人不快活的事情，不说闷得慌。”

张辟邪冷笑：“不管你如何巧辩，我也一定杀你，为我青妹恢复名誉。因为昨天晚上我一直和‘凤剑’李青青在一起，你所说的一切自然都是谎言。至于你为什么这么说，动机是什么，我并不想知道。也许你是个傻瓜白痴，也许你是用心良苦，但我也不要去追究。这种问题，张某向来只会用一种办法

来解决，那就是——杀你！”

“杀”字出口，“龙剑”出手，说到“你”字，他已经攻出了九剑。

剑光耀眼，剑气满天。

好狠的剑法！

好快的剑法！

孙山就地一滚，躲过这势不可挡的九剑。

身子弹起，跃上了一座茶楼的屋顶：“说来说去……你还是……哎哟……要杀我……哎哟妈呀……”

众人都惊呆了，他们根本看不清人，只能看见两条淡淡的人影和夺目的剑光在地上与屋顶之间上下翻飞，夹着孙山的嚎叫和张辟邪的怒喝。这简直比说书人口里的“飞檐走壁”更让人心惊胆颤，目瞪口呆。

细心的人已经看见，地上、墙壁上已染上了点点夺目的鲜红。

那是血。

李青青穴道被点，木木地僵立在街心，只觉万念俱灰。

不明不白地，她被孙山当头泼了一盆污水，无论她怎么辩白，也是无法说清了。

从张辟邪的态度看，他显然也有些相信了。这当然更让李青青心灰意懒。

如果她昨天不是单独来此，而是迟上两个时辰，等张辟邪一起走，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可惜后悔是无药可治的；后悔往往也是最无能的一种表现。

她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孙山千万不要被张辟邪杀死。

她要亲手杀了孙山，杀了苏三。

她要报仇！

一声惨叫，剑光已被飞溅的血沫染成粉红。

见分晓了！众人的心里都在这么想。

剑光消失。张辟邪傲岸挺拔的身躯伫立在屋顶上，孙山却已不见了。

“张辟邪，此仇不报，我就不叫孙山！”

这是孙山的声音，不过已经很远很远了。

张辟邪大笑，声音震得众人耳中生痛：“孙山，下次见面，我必杀你！”

看来吃亏的是孙山，但可能亏吃得不太大，至少他还能够大声骂人，还能跑那么快。

张辟邪好象下台阶般一抬脚，人就已好端端地到了街心。众人都远远退开，敬畏地望着他。

张辟邪的剑已归鞘，白衣上一点血迹也没有，根本不象刚伤过人的样子。

洒落的血，腾起的血沫，当然都是孙山的。

张辟邪胜了，轻轻松松。

但他的面上，却没有丝毫的愉快之色。他缓缓走到李青青身边，柔声道：“青青，你没事吧？”

李青青紧紧闭上眼睛，长长的睫毛上泪光闪闪。

“算他跑得快，便宜了这胡说八道的小地痞。青青，咱们回客栈吧，啊？”

张辟邪拍开她穴道：“走吧。”

众人自动让开路，张辟邪不住柔声劝慰着李青青，从众人的目光里走

了过去。

被人注视着永远是不太舒服的，尤其当众人的目光里并不全是崇拜与敬畏的时候。

回至客栈，张辟邪关上门，焦急地道：“青青，你别再生气了好不好？我知道你是清白的，我已经打过孙山了。”

李青青冷着脸，咬着苍白的唇，一任珠泪在面颊上流淌。

“青青，我求求你，别伤心了，啊？象孙山这样瞎说八道，喜欢开女人玩笑的小无赖小泼皮，到处都有。我怎么会相信他的话呢？你要为这些事生气，只怕你还气不过来呢。……”

不知说了多少话，李青青还是那么怔怔地流泪，一声不吭。

“唉，要是我跟你一起走就好了。”张辟邪叹了口气，口干舌燥地坐了下来。

李青青哇地哭出了声，一下扑到床上，将脑袋埋进被子里，哭得浑身乱抖。

张辟邪面色铁青，他想不出有什么好办法来劝解李青青。而在往日，风流自许的张辟邪总能有法子让李青青笑靥如花的。

他默默地看着正伤心欲绝的李青青，心里突然涌上一股恼怒，还有更多的酸苦。

难道孙山的话是真的么？他不能不怀疑了。要不她怎么哭得这么伤心呢？

李青青是个漂亮的惊人的女孩子，同时很有个性。有个性而且漂亮的女孩子，难道不会干出某些奇怪的事情么？

他要去找苏三，一个人去，问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再杀了苏三。

虽然武林中公认苏三是武学奇才，很难对付，但张辟邪自问有信心杀掉苏三。

因为他是张辟邪，“龙剑”张辟邪。

从未失败过的张辟邪！

第3章 贪嘴的人

苏三哼着小调，愉快地在山道上走着。

他觉得已经将孙山捉弄够了，该走了，再换个地方捉弄他的其他朋友去。

这是一条幽静的山道。太阳暖洋洋地在头上，溪水活泼泼地在脚边，苏三觉得心情很不错。

不远处传来了砍毛竹的声音，很响很脆很带劲儿。苏三看见，前面地上就有一大堆砍好的毛竹。

这里的毛竹很多，一山一山的，散发着浓郁的竹香。

隐隐约约地，苏三在竹香中分辨出了酒香。

一只酒葫芦就放在那堆毛竹边，和一个陶罐、一个瓷碗以及两件打着

补丁的粗布衣裳放在一起。

苏三的眼睛很好，连补丁的针脚都看得清。

他知道那是砍竹人休息的地方，而现在砍竹人正在勤奋地工作着。

苏三低低一笑，轻手轻脚摸了过去。

脚下突然一松。

苏三心知不妙，想要闪开，但已经晚了。

“放”在地上的一根毛竹的竹梢激射而起，弹向空中。

竹梢上拴着一根铁索，铁索上系着一个大铁夹子，大铁夹子里夹着的是苏三的右脚脖子。

于是苏三被倒悬着弹上了天空。竹子很结实，苏三要想脱身，简直比登天还难。

刚一弓腰准备去解铁夹子，竹子马上就会闪几下，让他无法得手。好不容易两手抱住了铁夹子，才发现铁索和铁夹子上都涂满了油，滑溜溜的无法下手，连竹子上都涂了油。

如果他脱不了身，时间一长，他右脚就会与腿肚子分家了。

“谁这么缺德，夹我干什么？来人啊——来人啊——”

苏三嚎叫起来。现在只好叫那个砍毛竹的人过来了。丢脸就丢脸，反正人家也不认识他。

但没人应，只有砍竹子的声音越响越欢畅。

苏三杀猪般嚎了起来：“砍毛竹的老兄——快过来啊——你的打虎夹子夹住人啦——”

砍竹声停了，苏三高兴了：“砍毛竹的老兄，快来救命啊！我给你钱——一百两银子行不行？”

山上面一个粗哑的声音叫道：“不行，太少了！”

“你要多少？”

“一千两！现银！”

苏三吓了一跳：“能不能减一减？”

那人怒吼：“不行！”

砍竹声又响了一下。

苏三只好认了：“行行行，一千两，给你现银。”

他看见山上的草木不住地动，显然那人正在朝自己这边来。

不一会儿，那人出现在苏三下面，恶狠狠地叫道：“你是不是想偷酒喝？”

苏三只好承认：“是是。”

“再加一千两！”那人很会做生意。

苏三只有认倒霉的份儿了。

“还有，这是打野猪的夹子，不是打老虎的！”那人还在怒吼，跳得几乎和苏三一样高。

苏三这才发现，那人面上身上血迹斑斑，一时倒怔住了：“老兄，你怎么了？”

那人一蹦三尺高：“老子是孙山！”

苏三大吃一惊，细看之下，不是孙山，又是何人？

“孙山，你狗日的开什么玩笑，快把老子放下来！”苏三一下气疯了。

平时只有苏三捉弄孙山，谁知道这傻不叽叽的孙山今天却让苏三吃了

这么个大亏，现了这么个大眼，你说苏三能不生气么？

孙山抹抹面上的血，气呼呼地道：“你害得老子差点丢了命，老子自然也要让你吃点小苦。放心，死不了你。”

苏三直挣：“快放人！”

“不放不放，”孙山大叫道，“就是不放！”

苏三没办法，只好讲理：“孙山，老子什么地方得罪你了？”

“你还有脸问？”孙山火气更大了，“你说你是不是告诉过我，说你跟那个小美人儿有一手？”

苏三有些恍然，脑子飞快地转了起来：“那又怎样？”

“怎样？嘿嘿，那小美人儿就是‘凤剑’李青青，想你必是知道的吧？”

苏三有些傻眼了：“我不晓得。但即使是李青青，又能奈你何？她根本不会是你的对手的。”

他这一捧，孙山心气稍平：“李青青有什么可怕的，张辟邪可就狠了。老子这身伤，就是他的杰作。”

“张辟邪？”苏三更惊讶了，“我说孙山，你怎跟他干起来了？”

孙山火又上来了：“还不是因为你！”

“怎么是因为我？”苏三更莫明其妙了。一时倒忘了自己还吊着晃悠呢。

孙山愤愤地道：“老子看见他们亲亲热热地手拉手在大街上走，有说有笑的，一时气不过。李青青不是跟你有一手么？那她干吗又和张辟邪勾勾搭搭的？所以老子对张辟邪说，李青青给他戴绿帽子了。”

苏三一怔之下，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一口气上不来，又咳了起来。

“你还笑！”孙山气得直转，“都是你狗日的不好，害得老子受罪！”

苏三咳了好一会儿，才笑问道：“所以张辟邪要杀你？”

“你知道了还问什么？”孙山暴跳如雷：“老子是好心没好报。还有那个李青青，一会儿要杀我灭口，一会儿又要畏罪自杀。烦人！”

苏三不笑了：“真的？”

孙山气急败坏：“你当老子像你，那么喜欢骗人？”

“快放我下来！”苏三急了，“那个小美人儿要出事了，咱们快去救他。”

孙山心里酸溜溜的：“要救你去救，关我什么事？是你跟人家有一手，又不是我孙山。”

“孙山，人命关天！”

“人家的命是命，我孙山的命就不是命？是猪肉，等人下刀子割？”孙山干脆坐到地上不动了。

“孙山，我骗了你，我根本就没有和她有什么，我连她是谁都不知道，那是我胡说的。这会子张辟邪

一定怀疑她不清不白了，李青青保不准真会自尽的。”

“不关我的事，”孙山有气无力地道：“你小子骗人，让老子顶缸！”

实际上他心里后悔死了。

“孙山，放开我，求你了，”苏三告饶了。

孙山一跃而起，身子在空中掠了一个圆弧，砍刀扫断了铁索。

苏三落下地，扯开夹子，顾不得脚痛，望镇子方向便跑，跑了几步，回头叫道：“一起去。”

孙山怒道：“老子不爱跟你活受罪，要回家养伤去。”

苏三有些古怪地看着他，哈哈一笑：“很好，很好。孙山，好人有好报，

你会幸福的，我保证。”

“报报报，报个屁！”孙山吼道：“老子身上的伤，就是好报！”

孙山实在是羞愧之极，简直可以用“无地自容”四个字来形容。因为他当了一次坏人，一个很坏很可耻的人，干了一件极其不光彩的事。

他以前经常咒骂世上没一个好人，但这次自己却成了一个大坏蛋了。

他已记不起自己说出“她给你戴绿帽子了”那句话时心里是怎么想的，但他当时是真的想说出来，倒不是想伤害张辟邪，而是好意提醒他不要上女人的当。

因为他竟然信了苏三的话，认为李青青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

你说，孙山能不感到十二分羞愧么？

孙山一面胡思乱想，一面不住地拍脑袋：“你真混蛋，真混蛋！”

“孙山——你他妈的混蛋——”

他扯起嗓子吼了起来，连吼三遍，心里才觉得好过了些，伤口也不那么痛了。

“谁能有如此感人的自责精神？老夫倒想见识见识。”破庙外有人在说话。

孙山吓得跳了起来：“你是谁？”

“老夫阳春。”

孙山又是一个哆嗦：“阳春？”

“不错。看来孙小哥听说过这个名字。”一个气宇轩昂的华服老人笑嘻嘻地走了进来。

孙山见他面色红润，双目湛然，头角峥嵘。尤其是他左手有六个指头，便知他确实是阳春，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六指神君”阳春。

对于很多江湖朋友来说，阳春只是个传说中的人物，很少有人亲眼见过他。

传说中的阳春，武功卓绝，精擅用毒，杀人于谈笑之间，是个温文尔雅的魔鬼。

传说中的阳春，相貌堂堂，气度非凡，很善于保养自己，姬妾成群，前呼后拥。

传说中的阳春，是天南七圣教的护法，又是教主的丈夫。但后来阳春伙同另外一个女魔头要篡位，也不知成功没有，反正据说阳春现在仍然只是护法。

传说中的阳春，左手六指。

孙山吁了口气：“果然是六指神君。阳先生，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阳春呵呵一笑：“路过。”

“怕不是吧？”孙山也笑，“六指神君向来是不轻易走动的人，这次到歙州来，若说是闲逛逛，恐怕只是托辞。”

阳春眯起眼睛：“确实只是路过。怎么，孙少侠不欢迎么？”

孙山马上变脸：“我不是什么少侠，我有名字。我叫孙山，孙子的孙，山沟的山。”

阳春宽厚地笑笑：“好吧，孙山。”

“阳春，叫我干什么？”

阳春一怔，无奈地摇摇头：“看来你小子有点不正常，老夫也就不计较这些口头上的得失了。”

孙山也有些不好意思了：“阳先生这次是单身一人行动么？”

“什么意思？”阳春还是在微笑，但笑得有些勉强。

“我听说你从前三次北上，总是姬妾成群，仆从如云啊。”孙山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大大的哈欠，“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阳春笑道：“这没什么可奇怪的，老夫不想惊动江湖上的朋友。再说，本来也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只不过是老来无事，动动筋骨。”

孙山一针见血地道：“托辞。”

“那么你以为老夫是来干什么的呢？”阳春的目光更慈祥更温厚，简直会让人想起“老爷爷”一类的形象来。

“你问我，我问谁去？”孙山不高兴了：“我怎么知道你要干什么？”

“唔，看不出，你的脾气竟然还很不好，而且你也不是很聪明。”阳春轻轻拍拍手，不知从哪里转出一个仆从打扮的中年大汉，双手捧着一个锦墩，恭恭敬敬地朝阳春躬身，将锦墩放到地上，又逼着手慢慢从大门口退了出去。

阳春笑嘻嘻地一撩长袍下摆，斯斯文文地坐了上去。

孙山看得直发楞：“看来你还真是有备而来啊。”

“什么叫做有备而来呢？”

“你的仆人们大约是一直在暗中跟着你，你在明处，他们在暗处。如果你有什么敌人的话，欺负你单身一人，那就上大当了。”孙山反倒给阳春解释起来了。

“你小子是越来越笨了。”阳春讽刺地大笑起来，“最可笑的是你偏偏还自以为聪明。”

孙山火了：“阳春，你少挖苦人。老子是笨，是自作聪明，但是用不着你来教训我。这是我的家，你要没事，赶紧滚出去。”

阳春微笑摇头：“这分明是一座观音庵，当地众人集资修建的。你以庵为家，已经犯了天条，你反倒数落起老夫的错处来了，简直是岂有此理！”

“这是破庙，没有香火！”孙山气得跺起脚来。

“那也是庙，不是你的家！”阳春有趣地看着孙山因理屈词穷而气呼呼的模样，又笑着说道：“好吧，咱们先不谈这个。你肚子饿不饿？”

“饿！”孙山大吼。

“想不想喝两杯？”

“想！”孙山的拳头都攥得发白了，恨不能给阳春那张笑咪咪的脸狠狠来一下子。

阳春又拍拍手，孙山眼前顿时亮了，捏紧的拳头也松开了。

十几个花枝招展的美人儿出现在他眼前，孙山耳中听着莺歌燕啼，鼻中闻着粉香酒香，手都不知往哪儿放了。

美人儿们来来住住，轻盈曼妙。转眼之间一桌丰盛的酒席就摆在庙中了。

碗是玉碗，杯是银杯，酒是陈年“女儿红”，菜是山珍海味，孙山不得不佩服阳春。人家实在是太会享受了，而且还很有高贵的气度，让孙山干生气想不出办法来报复。

阳春抱歉似地道：“旅途仓促，一时之间难以周全，真是不好意思。孙山你是客……”

“我是主人。”孙山据理力争，寸步不让：“这是我的家。”

“可在这个酒席上，应是老夫当主人。”阳春延手相邀：“请坐请坐，实

际上吃饭就是吃饭，喝汤就是喝汤，坐下就吃，何必分什么主客呢？”

“是你要分的，不是我。”孙山一屁股坐下来，端起酒杯，仔细看了看杯中的酒，又凑到鼻子底下猛嗅。

阳春举起酒杯，微笑道：“孙山，我阳春要杀你，实在用不看毒药一类的玩意儿。”

“小心无大错。”孙山有些不好意思了。但还是老着脸从一个美人儿鬓边拔下一根银钗，在每个菜碗里刺了又刺。

桌边的十几个美人儿都有些愤愤不平地盯着他。

孙山抬头，一梗脖子一瞪眼：“你们朝我瞪眼干什么？莫不是‘自古嫦娥爱少年’，你们不想跟阳春了，跑来跟我孙山这个小……小黑脸么？”

他是黑脸，所以“小白脸”三个字，终究还是不好意思往自己身上安。

美人儿们先是一怔，然后都咯咯娇笑起来。

阳春也失笑：“老夫还是第一次听人用‘小黑脸’三字来形容自己，看来你的确是个勇于自我批评的年轻人。”

他突然不笑了，沉声道：“老弟是不是怪老夫对她们管教不严，失了礼数？”

美人儿们的笑容马上就冻僵了。

阳春虽然以风流名动天下，但他杀起美人来，也是同样有名的。

五年前，阳春游君山，一名小妾对老友无礼，竟被他拎着双脚浸进洞庭湖水里，一直到死。那老友惊得面无人色，阳春却一手拎人，一手端杯，神态自若。

据说二十多年前，阳春游天山，同行的二十五名姬妾，被他杀了十六人。

你想想众美人儿能不恐惧么？

孙山忙道：“阳春，她们确实对我很无礼，但是你作为她们的主人，当然应该将她们交给我发落。怎么样？”

阳春沉吟了一下，点点头道：“可以。”转向众姬，冷冷道：“从现在起，你们就不是我的人了，这是你们的新主人孙山。”

孙山一愣神间，十几个美人儿都已向他盈盈拜倒：“新主人好！”

平白无故捞了十几个美人儿，孙山自然喜得无可不可的：“请起请起，免礼平身。我说阳春，你这可让我太不好意思了，这么多的美人儿，一个我还能对付，两个我就承受不了。

再说，你自己怎么办？”

阳春乐呵呵地道：“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那好那好，我就不客气了。”孙山生怕阳春反悔，连忙应下来，又笑着喝道：“你们还不快给阳春斟酒！”

于是众美人儿分成两拨服侍。

孙山刚喝了半盅酒，眉头就皱了起来：“我说阳春，好象该你说点什么的吧？”

“说点什么？”阳春有些诧异地望着他。

孙山指指身边的美人们：“她们应该很贵很贵是不是？我还不知道能不能买得起呢。”

阳春失笑：“你以为老夫如此小气？小人之心，小人之心”

“你当你是君子？”孙山反唇相讥：“你当你是好人？天下没一个好

人，……有一个，只有一个！”

阳春好笑地道：“是你？”

“不是，”孙山有些沮丧地摇摇头，“老子是混蛋，不是好人。”

“哦？”阳春动容：“那个好人是谁，值得你如此赞赏？”

孙山一本正经地道：“本地第一号大好人，郝孝廉郝正仁。”

阳春微微一惊：“郝正仁？这个名字似乎老夫不陌生。不过，你何以知道他是好人呢？”

“我跟你讲一件事你就知道了。他自己有六十多岁了，家里有个八十多岁的老娘，他自己亲自服侍老人家，家里一个仆人都没有。”

“就这些？”阳春淡淡一笑。

“这些还不够么？”孙山气愤了，嚷嚷起来：“如果这件事还不能说明他是好人，那么谁是好人？”

阳春苦笑：“也许郝正仁是个好人，但并非本地第一号大好人，也不是天下第一号大好人。”

“天下没有好人了，我知道，我亲自试过！”孙山气势汹汹地把自己和苏三打赌的事说了出来，力证己是。

阳春讽刺地哈哈大笑起来，连眼泪都笑出来了。众美人儿也都想笑而不敢笑，有的干脆咬着柔唇扭过脸去。

谁也没料到孙山竟是个如此天真可爱的大活宝。

孙山大义凛然地瞪着阳春：“你还有什么可反驳的？”

阳春止住笑：“老弟，让我一件一件分析给你听。你说那天你投江的时候，桥上有数百人，对不对？”

“不错，可他们一个都没有下去救我。”孙山愤愤不平地喝了一口酒。

“那么，这个镇子总共才多少人，歙州有多少人，天下又有多少人？你认为没下水救你的不是好人，也不过区区百数，难道整个歙州，全天下就没有人会下水救人么？”

孙山一怔：“你少玩虚的，话谁不会说？”

阳春微笑：“那么好吧，说点不虚的。咱们就针对这几百人来分析吧，就算是二百人吧，……”

“不止，足有二百五。”孙山连忙更正。

阳春一晒：“好吧，二百五就二百五，那么，一共是二百五十人了。孙山，你希望不希望下水救你的是个女人？”

“什么话，老子会要女人救？”孙山很不高兴。

“那么，二百五十人中，就算有五十个女人吧，这五十个女人就未必不是好人，对不对？”

孙山不为所动：“我说的是男人。谁没事跟婆娘们一般见识？”

“那么我再问你，桥上二百个男人中，有老有少，你希望不希望为救你而跳进滔滔的江水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人是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儿或是六七岁、八九岁、十一二岁的小孩子呢？”

“当然不会。”孙山隐隐觉得自己好象上了大当了，但嘴皮子还是很硬，“我是指二十岁到四十岁之间的人。”

“二百个男人中，大约总有一半是老人与小孩子，这样，我是不是可以说，有一百五十人不在你说的‘不是好人’之列了”

“你接着说接着说。”孙山无可奈何地发脾气。

“现在只剩下一百个男人年纪在二十到四十之间，他们本应该下水救你的，但你认为他们中间，不会水的有多少呢？总有三成吧 这样，就只剩下七十个人了……”

孙山翻起了白眼。

“这七十个人中，难免有生病的、醉酒的、刚被狗咬伤不能见水的、家里有拖累的，这些，总计不会少于五十人，咱们就算是五十人吧，那么，就只剩下二十人了，……”

孙山气极：“对，还有二十个坏人。你再往下编，想办法把他们说成好人！”

阳春点头正色道：“这二十个人大约都和你孙山相熟，知道你水性好，不会被淹死，当然不会下水救你了。”

孙山跳了起来，“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死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哼？你就那么盼我死？”

阳春讪笑道：“当然你不会死，我何必咒你死呢？”

“合着我投江是该死，他们不救倒是有理？天下哪有这个道理？”孙山气得疯狗一般乱嚷嚷。

“孙山，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投江自尽是假，天理昭然，你又怎能怪罪不去救你的人呢？”

孙山呆住了，抓抓头发，揉揉鼻子，好半天说不出话，人也脱力似地坐了下来。

“反正是我倒霉，妈妈的……”

阳春含笑道：“我看咱们还是不谈这些，喝酒吧！”

孙山一瞪眼睛又想发火，又楞生生地忍住了。

“喝酒就喝酒，难道老子还怕你毒死我不成？”

谁碰到孙山这种人都没办法，只有苦笑的分儿。

阳春也只有苦笑着摇摇头：“拿你没办法。喂，孙山，你身上好象有不少伤？”

孙山气哼哼地道：“不是好象，是真有。”

“怎么回事？”

不提这茬儿还好，一提孙山就伤透了心。

他的脸一下通红，期期艾艾地道：“没……没什么。”

阳春啜了口酒：“好象是剑伤。”

孙山一拍桌子：“你别总‘好象’好不好？”

阳春笑了：“也许这些伤口就是你刚才自称混蛋的原因吧？”

孙山瞪瞪眼睛，但很快又泄了气：

“阳春，老子算是服你了，你是真他妈的聪明，聪明极了。你猜得完全正确，正确得不能再正确了。”

阳春目光闪烁不定：“那想必又是个动人的故事，我很想听听。”

第4章 杀人的人

张辟邪听到有人敲门。

“谁？”

“我是苏三，找张辟邪。”

张辟邪心中一凛，怒气上冲，冲到门边，猛一拉门，吼道：“别走！”

苏三一怔：“我几时说过要走？”

张辟邪眼中闪着凶光，缓缓抽出了龙剑：“李青青的事，你今天要是不给我一个交待，我让你死无全尸。”

长剑在手，张辟邪虽在怒中，亦不掩其英风霸气，苏三暗暗称赞。

他用尽量平静的声音说道：“我正是为此而来。”

“张辟邪，我的事，不用你管！”李青青冷着脸从对面房中走了出来。

苏三一愣神，张辟邪则已气得直咬牙，面上紫一阵青一阵：“好，李青青，从此后咱们桥归桥，路归路，各不相干。‘龙凤双剑’从此在江湖上除名！”

李青青的脸已惨白，苏三甚至发现，她的眼中已闪出了泪光。

“你当我愿意跟你在一起吗？张辟邪，你最好滚得远远的，我不想再见到你！”

她虽然在极力控制着自己，苏三还是发现她的手在微微颤抖。

很显然，张辟邪的绝情刺伤了她的心。

苏三大是内疚：“喂喂，两位两位*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是我一时嘴上不积德，请两位千万别……”

张辟邪龙剑一抖，利索之极地归鞘，右手从怀里摸出一只紫玉凤凰，递到李青青手中，冷冷地道：“还给你。”

苏三清楚地看见，张辟邪的眼中也泪花闪动。

他很爱李青青，苏三可以肯定这一点，可如此般配的一双璧人，却被自己和孙山给拆散了。

他实在恨不得给自己两个耳光。

李青青颤抖着接过玉凤，狠狠摔在地上：“你滚！”

玉凤碎了。李青青的心也碎了。

张辟邪呆呆看着地上的碎玉，哑声道：“把我的玉龙还给我，从此咱们俩不再见面。”

李青青伸手入怀，摸出一只青色玉龙，扔向张辟邪：“快走开！”

张辟邪拔剑，出剑，然后收剑。

一阵清脆的碎响，玉龙眨眼间被他的剑斫成十六段。

玉龙断了，张辟邪的心弦好象也断了。

他突然一跺脚闪出了门：“青青，多保重！”

李青青只是怔怔地看着地上的破碎的玉凤，泪水溢出了眼睛。

苏三发觉自己的鼻子也有些酸酸的。

半晌，李青青才茫然抬起头，喃喃道：“他走了……走了……”

苏三柔声劝道：“李姑娘，你要多保重身体，莫要太伤心了……”

李青青一惊，从哀伤欲绝的迷惘中清醒过来，看见了苏三。

她眼中的痛苦马上就变成了无比深沉的怨毒：“都是因为你和孙山，是不是？”

苏三忍不住打了个寒颤：“实在对不起……”

“对不起？”李青青突然爆发出一阵疯狂的大笑：“对不起？哈哈，哈哈，”

哈哈……”

“确实是对不起，我认打认罚。”苏三沉声道：“只是希望姑娘不要太自苦自伤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张辟邪虽然武功、相貌都好，性格却偏激，好猜忌，傲慢自负，其实并非姑娘良偶，”

天晓得苏三又犯了什么毛病了！

李青青止住狂笑：“怎么，你是想取而代之？”

苏三谦虚地道：“不敢不敢，苏三自问没这个福气。不过，孙山或许可以。”

“孙山？”

李青青忍不住又狂笑起来。

“我是说实话，姑娘何必这么笑呢？”苏三又变得很不识趣了。

李青青大笑声中，身子一旋，剑已在手。寒气迫人的剑光顿时将苏三裹住了。

“苏三，我要杀了你——”

凤剑李青青的剑术本就十分高妙，这时含愤雪耻，出手更是狠辣异常，苏三左跳右闪，心惊胆寒。

“李姑娘，李姑娘，这件事……哎哟……实在不是苏三的错，都是孙山那臭小子说的……哎哟，别打了，别打了*你杀我也没有用，孙山已经躲起来了。哎哟，……你没有我领路，根本找不到孙山的……”

李青青尖叫道：“你自断一腿，我就放过你，由你领我去找孙山！”

苏三一面闪避一面告饶：“小姑奶奶，好姑娘，自断一腿，可不是说着玩的……，哎哟……姑娘……孙山现在正在破庙里生闷气，大骂自己是混蛋。哎哟——你不赶快去，或许就见不到他了，那可就不能亲手杀他了，……我走了。”

说走就走。

苏三轻轻巧巧地脱开剑光的围困，鸿飞冥冥，一冲而逝。

李青青呆立良久，突然软软地栽了下去。

孙山酒量很浅，架不住人家劝三回，就已找不到哪儿是北了，舌头一下大了一倍不止：“阳……阳春，你够……朋友……”

阳春已经喝了不下十斤酒，仍是神态自若，面不改色：“孙山，你刚才说，碰到龙凤双剑二人了，是不是真的？”

“你以为老子骗……骗你玩？”孙山大怒，想往起站，却一下仰天翻倒在地，两边的美人儿一齐上前，抢着去扶他。

阳春道：“我怎么会以为你骗人呢？如果我连你孙山都信不过，天下还有什么人能让我相信呢？”

孙山虽已醉了，但夸自己的话还是听得见的，不由飘飘然起来，傻笑道：“那……那是！”

“他们是住在歙州城内？还是就在前面的小镇上？”阳春问道，又朝美人儿们瞪眼，“你们还不好好伺候新主人？”

众美人儿齐声娇呼：“是！”

于是孙山迷迷糊糊感觉到，背上靠着的是美人儿的柔软丰满的胸脯，手指摸到的尽是美人们温凉滑软的肌肤，身上也尽是美人们的玉臂和纤指在动。

孙山怎么能不沉醉呢？

毕竟，这是他第一次得到如此之多的美人儿们的温存和亲近啊！

如果这时有太白金星下凡，求孙山去接玉皇大帝的班，孙山也一定会把金星老儿痛打一顿，轰出破庙。

美酒在口，美人相偎，阳春问什么，孙山自然照实答什么。只是他对阳春的审问十分不耐烦，只希望阳春赶紧问完了事。

阳春终于问完了他想要知道的一切。

他很满意很慈祥地点头道：“孙山，你现在是不是想好好睡上一觉？”

孙山迷迷糊糊地乱摸乱捏着：“当然……当然……还用你说？”

“那好，你们还不服侍孙山安歇？”这是阳春威严的声音在发号施令。

“是，主人。”

孙山想跳起来说：“我才是你们的主人。”

但他实在太累了，太想睡了，眼皮沉重得象两只装满了米的口袋，直往下坠。

他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头，但无边的黑暗涌了过来，他已不能去想了。

他终于倒了下去，倒在地上，不动了。

阳春若有所思地踱了一会儿，沉声道：“你们先分散行动，到镇里各住各的，只当互相不认识，要尽量多注意张辟邪。”

十几个男仆和十几个美人儿都应声道：“是，主人。”

“你们去吧。到时候，我会出现的。”阳春道：“还有，找个口袋，把孙山绑好装进去，沉进江里。他知道的太多了，而且嘴巴不把稳。”

马上一条大布袋就成了孙山的“家”了。和孙山做伴的，还有几块很大的青石。

两个男仆抬起口袋，奔到江边，一叫劲将口袋抛了出去。

一声闷响，水花四溅，湍急的江流很快就恢复了正常，仿佛它从未曾吞噬过什么。

阳春微微笑了一下，轻轻摆了摆手。

转眼之间，破庙里已是空无一人，一切都还是原来的样子，好象孙山压根儿没回来过似的。

李青青掩近破庙，不由疑惑起来。

破庙里静悄悄的，孙山好象并不在这里。

孙山若是真在庙里的话，这会子一定正在指天骂地呢！

李青青身形展动之际，已从草丛中跃上了破庙的屋顶，极快地游走一番后，又倏地消失了。

暮色中的破庙又恢复了宁静，十几只归来的乌鸦哑声叫着，在庙檐上落下又惊飞。

一个魁梧的身影出现在破庙门口。

“李姑娘，请现身相见。老夫阳春。”

庙中似乎有一点小小的动静，但很快又归于沉寂。

阳春笑道：“李姑娘，请相信，老夫并无恶意，甚至还可以说，老夫和姑娘是同一条道的朋友呢！”

一个幽灵般的人影出现在阳春面前，黑衣蒙面，正是李青青。

阳春拱手：“李姑娘来此处的目的，不就是想杀孙山么？这个老夫已经替你办好了。”

李青青一怔：“什么意思？”

“小意思。孙山已被老夫装进一个大口袋里，加上几块石头，扔进了江里。这当口总有一多半肉进了江心王八的肚子里了。”

李青青目光一寒：“是么，阳先生何以要杀孙山？”

阳春见李青青反应平静，一时倒还真琢磨不透：“姑娘听了孙山死讯之后，难道不感到兴奋，或是惊奇么？”

李青青哼了一声：“反正他已经死了。我问你为什么要杀孙山？”

阳春叹了口气：“那么……阳某斗胆相问：李姑娘又为什么要杀孙山呢？”

李青青怒道：“因为他污辱我。”

阳春一拍手：“我杀孙山，正是因为他惹你生气呀！”

李青青不说话了。

“李姑娘，阳某的确是一番好意。我是一片真心对姑娘啊！”阳春显得十分委屈地叫了起来。

“你少轻狂！”李青青气得跺脚：“滚远些，姑奶奶不想再见到你！”

阳春又怎能听不出她话里的挑逗意味呢？

“李姑娘，天色已晚，何不随我一起到镇子上去住下再说？”

“我回不回去，你管得着吗？”李青青大发脾气。

阳春心里暗自得意，忙道：“好好好，不回去就不回去。那么，阳某也就不回去了，甘愿在庙外替姑娘守夜。”

正说到这里，阳春的耳朵一下支楞起来，李青青也有些吃惊的样子。

很远很远有一个人在向这里狂奔。虽在暮色深沉之中，他们还是能看得清楚。

那人一面跑，一面在狂呼乱叫：“阳春，你狗日的害老子，你不得好死……”

李青青冷笑：“看来孙山并没有死，阳先生你不过是想骗我上当。”

阳春无话可说，心里却在打鼓：“这狗小子怎么可能逃脱呢？就算他水性再好，也已被我迷药迷倒啊？”

“他来得正好，”李青青还在冷笑，“我正想亲手宰了他。”

孙山的身影已越来越近了：“阳春，你个王八羔子——”

阳春一声怒吼：“孙山，你既然还没死，就快快滚过来，老子再让你真正死一回！”

那身影转眼之间，已扑到了阳春身边。不是孙山，又是何人？

阳春冷笑：“孙山，你是老夫数十年来第一个想杀又没杀掉的人。”

“老子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恨，你竟然用这种残忍的手段来害我？”孙山一扑而上，势若疯狗：“拿命来！”

阳春轻灵潇洒地闪避着孙山的拳脚，口里讽刺地大笑着：“就凭你？”

李青青冷叱：“住手！”

阳春反身一跃，跳了开去。孙山却怒气冲冲地吼道：“凭什么让我……啊，啊，李姑娘……”

孙山马上就老实了。

阳春笑嘻嘻地站到李青青身边，柔声道：“其实不劳姑娘出手，阳某不是吹，三招就能擒住他，供姑娘发落。”

“不行！”李青青傲然地一扬头：“我要亲手抓住他，亲手杀了他。”

阳春的脸却在刹那间变了。

他突然一低身，狸猫一般灵巧地侧身一滚，滚进了草丛中：“苏三，你等着！”

因为在李青青一扬头的时候，阳春突然发现了蒙面黑布之下露出了喉节，这个“李青青”若不是苏三，又会是谁呢？

苏三惋惜得直跺脚：“这个老狐狸！”

孙山冷笑：“你不是说你的计策多么出色多么好么？怎么样，人家发现不对了，跑了！”

苏三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我是得意忘形，不该抬头的。”

孙山怒道：“现在说还有什么用？”

“咱们得好好想想，阳春到底想干什么。”苏三低声道：“我觉得他这次来很不寻常，可能有什么重大图谋。”

“你是聪明过了头！他想干什么，你不都看到了吗？一看见‘李青青’，他就大献殷勤，当然是见色起意！”孙山愤愤不平。

苏三微笑：“孙山，我晓得你心里难受，但你千万莫要失去了信心，实际上李青青她对你还是相当不错的。”

孙山瞪大了眼睛：“我今天才发现，你很可能神智不正常。”

“随你说好了，”苏三眨眨眼睛，“可事实就是事实，你很喜欢李青青，对不对？”

“不对！”孙山大叫，“不对不对不对！”

苏三却顾自往下说：“现在时机不错，李青青刚刚和张辟邪分了手，心情一定不太好，你为什么不去安慰安慰她？”

孙山吃惊地大笑起来：“我去安慰她？她想杀我你知道不知道？”

“不错！”

一声清脆尖利的喝叱声响起。

孙山头皮一乍：“妈呀！”

再一转头，苏三已跑得没了影儿。

“苏三，你不够朋友，你不仗义！”孙山大骂起来。

李青青的剑刃已经架在孙山的脖子上了。

“孙山，你认命吧！”

孙山急了。真急了。

“干吗干吗干吗？你还真杀我？”

“不错，”李青青凄厉地微笑着，“当然是真的。”

“你当杀人好玩啊？”孙山心惊肉跳，“喂，李姑娘，小祖宗，把剑收回去，好不好？”

李青青手上加劲，孙山又是一哆嗦，直着嗓子叫：“出血了出血了”

李青青一声厉叫，运力于剑，切了下去。

孙山一个虎跃，让了开去：“你玩真的”

李青青一怔，孙山居然能这么轻松地在她控制之下溜走，这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孙山脱困，气又粗了，两手叉腰，大骂起来：“你个没出息的臭娘们，你白长了个美人胎子”

李青青又是一怔，她更没料到孙山居然在这当口还能骂街。

孙山恶狠狠地吼道：“你要是有出息，别来杀我，跟老子一般见识有什么意思？你不是被张辟邪抛弃了么？有本事的，再去把他的心拴住，老子就

服你！”

李青青猛地一颤，眼中凶光更盛，长剑一抖，又是一阵猛攻。

剑光闪动，冷风拂面，李青青真的要拼命了。

孙山连闪了十九剑之后，手一伸，夺过了剑：“老子没工夫跟你打，一边玩去。”

李青青跳开，吃惊地瞪着孙山。

平生第一次，她被人家这么轻易地打败了，连自己的剑都被夺了过去。

极度的恐惧和灰心使她几乎都丧失了思想的能力。

孙山心里有点发毛，连着退了好几步：“看什么看什么？我长得又不漂亮。”

李青青凄厉地尖叫一声，身子倏地拔起半空，流星般一闪而逝。

孙山吓了一跳：“怎么又跑了？剑也不要了，真是的！”

四下里冷冷清清的，天色已经黑透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亮起了几盏灯火，朦朦胧胧的。

“苏三，你出来——你不仗义！”

孙山想起苏三这促狭鬼，忍不住又怒火冲天地吼了起来。

没有人回答，看来苏三真的走了。

孙山看看李青青的剑，扬了扬手想扔，又停住了，放到眼前仔细看了看：“妈的，这么黑了。”

“这么黑了”意思是说没看清，还要好好看。孙山面上有些作烧，做贼心虚地四下瞄了瞄，提着剑走进破庙里，将门堵上，生起一堆火来。

现在看清了。

这是一柄女人才会用的剑，比一般的剑略短、略窄，显得纤巧秀美，正似李青青的身材。

剑的护手是两只凤凰，“凤剑”或许就是由此得名的。

孙山轻轻吹了声口哨：“喔，挺漂亮的么，干吗不要？”

他从腰间解下一个布包，那里面是一只大公鸡。公鸡的嘴被一只铁蜻蜓撑住了，叫不出声。

这是孙山偷鸡的绝招，将一只打造得十分逼真的铁蜻蜓放在地上，鸡只要一啄，就会上当，孙山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大享口福了。

孙山用李青青的剑在鸡脖子上比划了一下，又放下了，大概也觉得用之杀鸡未免有污其秀美，转身从干草堆里摸出一把锈铁刀，杀了鸡，洗净了，用稀泥糊好，架在木架子上烤了起来。

然后他洗净了手，开始看剑。

当然是看李青青的剑。

他的面上，露出了少有的温柔的微笑，那微笑在跳动的火光中显得愈发可爱。

鬼才知道孙山又在想干什么坏事了。

直到焦香四溢，孙山才从沉思中惊醒，抢下鸡来，气呼呼地往地下一掬，封泥四散。

焦了也得吃。孙山扯下条鸡腿，慢慢嚼了起来。

应该说，孙山吃鸡不下数百次，只有这次吃得最慢，看来孙山有心事了，而且简直可以说是心事重重。

奇怪的是，孙山只吃了三口，便跳了起来，还没站稳，又摔了下去，

手脚一阵抽搐，不动了。

很显然，有人在鸡肉中下了毒。

可无论如何，也都不可能在裹在封泥里的鸡肉中下毒啊！谁能有如此鬼神莫测的下毒工夫呢？

破庙里火光黯淡，一片恐怖气氛。

一个鸡皮鹤发的老妇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出现在庙中。你根本就无法发现她是怎么出现的。好象她原来就在那里站着。

她已经很老很老了，而且显得很虚弱，似乎稍稍大一点的风就能把她吹倒。

她看着中毒身亡的孙山，微微叹了口气，“孙山，你是太笨了，莫要以为阳春害不死你，天下就再没有人能害死你了。”

可惜孙山已经死了，不能坐起来聆听她的谆谆教诲。

“下毒的手段，天下舍我其谁？嘿嘿，孙山哪孙山，你莫要怪我太无情，就这么毫无道理地杀了你。我只是要证明一件事，那就是，阳春杀不了的人，我能杀。”

听起来好象是她和阳春赌气。孙山却不明不白地成了两人较量毒功的题目。

火光中，孙山的肌肤在渐渐变绿变黑。

老妇满意地摇着头：“孙山，只怪你知道的太多，命太苦，我真有些可怜你了。”

天空闪起了淡淡的电光，还有隐隐的雷声。

快下雨了。

老妇叹气：“孙山，天要下雨了。黄泉路上，你自己小心吧。见了阎王爷，就说是阳春杀了你，与我无关。”

电光闪动中，老妇的身子突然消失了。

雷雨说来就来，而且声势很猛。

一声炸雷过后，大雨翻天倒地而至。

雨水从破损的屋顶漏了下来，滴在孙山的面上身上，也滴在了本已将燃尽的火堆上。

那堆火很快就熄灭了，庙中恢复了黑暗。

老妇的叹息竟然又出现在庙中：“是真死了。”

一道闪电。老妇正摇着头往庙门口走，孙山则死倒在庙中。

又一道闪电，庙中已只有孙山的尸体。

再一道电光闪起时，孙山的尸体已不见了。

地上满是积水，那只烤鸡已有一半泡在水里了。孙山的“生活用具”开始在水面上飘动：被单、鞋子、……

闪电还在不断地想撕裂天空。

雷声还在徒劳地想炸裂大地。

暴雨还在下。

破庙依旧。

孙山却死了，死得连尸体都不见了。

第5章 藏在暗你的人

张辟邪冷峭地打量着拦住自己去路的华服老人。

“你是什么人？”

他的面色白里泛青，显得很憔悴。但他那冷傲的目光却使人感到，无论遭受到多么大的打击，张辟邪都不会低头，不会弯腰。他永远是一名战无不胜的剑客，一个战神。

华服老人一脸的祥和：“老夫阳春。”

他的眼睛里含着微笑，平静地看着张辟邪。

“六指神君？”张辟邪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听说过，好象在很久以前，你就相当出名了。”

他根本就没有一丝吃惊的表情，这让阳春十分的不愉快。

江湖上的朋友听到“六指神君”或“阳春”这几个字时，一般都会大吃一惊，马上联想起毒药和死亡，张辟邪偏偏不买他的帐，你说阳春能高兴么？

阳春十分谦虚地摇摇头：“老夫虽然成名很早，但名声并不很显著，怎及得数年前崛起江湖、人人敬仰的‘龙凤双剑’呢？”

知道阳春的都晓得，阳春越是愤怒的时候，就越谦虚。

张辟邪面色一惨，眼睛顿时眯成了一条细线，又慢慢张开。

他微微昂起头，看着天上的云彩，声音里透出了冰冷的杀气：“阳春，我希望你记住我现在说的话——龙凤双剑已从昨日起从江湖上除名，以后谁要是再提到‘龙凤双剑’四个字，那就是与我张辟邪为敌，张某手中的剑绝不会放过他。所以，你以后说话，最好还是注意一点分寸。”

阳春微微一晒：“张公子，我是过来人，当然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但江湖上不知道‘龙凤双剑’分开的人，除老夫之外，大约还有成千上万。如果他们无心说出这四个字，你也要杀他们么？你杀得过来么？”

张辟邪冷笑：“杀不杀得过来，那是我的事。阳春，我正告你，你方才又说了一遍那四个字，有心要和我过不去，不是么？”

他直视着阳春，眼中杀气凌人。

阳春苦笑：“张公子，你太偏激了。年轻人难免使气，只是不宜太过……”

大凡心高气傲的人，最恨人家揭他的短。

而心高气傲的年青人，更是如此。

张辟邪恰恰就是一个心高气傲、目无余子的年轻人，自成名以来，可说从未遇到过敌手，他当然不会把阳春放在眼里。

阳春对于张辟邪来说，早已只是一个故事，一个稻草人，一本旧书。

他打断了阳春的话，缓缓抽出了剑：“阳春，我希望你是个大丈夫，希望你能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

阳春却感到周身的毛孔都被那碧光里的杀气催开了。

“张公子，老夫并没有跟你作对的念头，谁也不会愿意有你这样一个可怕的敌人。”阳春垂下眼睑，叹了口气，显得十分诚恳。

“已经晚了。”张辟邪丝毫不为所动。

“什么晚了？”阳春似乎有些迟钝了。

“你的道歉晚了。”

“也许还不晚。”阳春慢慢道：“老夫很想和张公子交个朋友，而不是变成仇人，那将于大事无补，对双方都有害。”

剑光颤动了一下。

张辟邪并没有出手，但是他的手微微颤了一下。

“我不明白你的话是什么意思。”张辟邪冷冷道。

“你应该明白我指的是什么。”

张辟邪猛一扬头，大声道：“出手吧，阳春！胡说八道是江湖霄小，如孙山、苏三之流的卑鄙伎俩。如果你不想我把你看成是这类人的话，你最好出手，死在我剑下！”

阳春正色道：“你错了，张公子。孙山苏三一流人物，也许有些无赖泼皮的味道，但从本质上来说，是属于行侠仗义一类的人，而你张公子和老夫，则是同属行凶作恶一类的人……”

“死到临头，还分什么善恶？”张辟邪叱道：“我在等你出手，希望你不要使我失望。”

剑光大盛。寒气凌人。

阳春摇头，无奈地叹气：“张公子，请相信老夫绝无恶意。”

“你真的不准备出手么？”

“不错。”

“连剑架在你脖子上也不出手？”

“不错。”

张辟邪眼中的杀气渐渐消失了，剑上的杀气也渐渐减弱。

“我还有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他板着脸道：“阳先生想不想听？”

阳春喜出望外地道：“当然想听。如果能化干戈为玉帛，对你我都有极大的好处。”

张辟邪缓缓将剑插进藉鞘里，嘴角已溢出一丝可爱的微笑：“这个办法实际上也很简单很有趣，那就是——我出手！”

在说“我”字的时候，尚未完全入鞘的剑重又弹出，等到说“出”字时，剑尖已离阳春的咽喉不足两寸。

好快的剑！

好毒的心机！

然而，在张辟邪说到“手”字时，阳春的咽喉却滑溜溜地从剑尖下溜开了，避到了丈外。

这招偷袭会失手？

张辟邪惊呆了，这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啊！

他偷袭杀人的时候很少，但每一次都成功了，死在偷袭下的人有几个名气比阳春还要大。

阳春面色有些苍白地立在丈外，咽喉处有一点艳红。

他毕竟还是受伤了。

“张公子，冤家宜解不宜结……”

他在微笑，但那微笑十分勉强。

张辟邪看着手中的剑，皱着眉头，有些不相信似地摇着头自言自语：“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很显然，他还沉浸在失手的震惊和灰心之中，根本就已忘了阳春。

他不相信自己偷袭杀人会失手，至于那个人是不是阳春倒没有什么关

系。

因为他从来只知道考虑自己，自己的剑和自己的一切。

当他认为李青青是他自己的人儿之后，他也会考虑李青青，但现在他连李青青也不放在心上了。

因为李青青已是他丢掉的东西。

阳春悄然叹了口气，摇

摇头，转身走了。

天知道阳春为什么要找张辟邪，正如没有人知道阳春为什么要杀孙山。

练江边。

一条破船搁在沙滩上。张辟邪默默靠船坐着，面前生着一堆火。

他的剑——“龙剑”正在他手中。

“为什么？为什么？……青青，……为什么？”

他在喃喃念叨着李青青。

李青青的离去，使他的自尊和傲气遭受了极大的打击。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打击太大了，他的出手才会较往日慢，他才会杀不了阳春。

一个高手名匠在失手后的感觉，几乎跟死没什么两样。

张辟邪现在的感觉就跟快要死了差不多。往日旺盛的精力似乎一下子就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

“你为什么这么苦恼？你为什么不喝酒？”

一个苍老的声音响了起来，冷冰冰地让人听了很不舒服。

声音是从他靠着的破船里传出来的，很低沉。

张辟邪没有动，但头皮有些麻酥酥的。

他来的时候，当然已经看过了。破船里当然不会有人，也很难藏住人。

那么这个人是怎么出现在他背后的？

如果那个人不是鬼或者神仙，就只能是从江里过来的。

那么，他来干什么？

张辟邪低声道：“你是谁？”

那人没有回答，还是问：“你为什么不喝点酒？”

“我为什么要喝酒？”

“因为一醉可解千愁。”

“我自问没有烦恼，我不需要买醉。”

“你是在骗人。”

“……”

“你为什么不喝点酒？”

“我并不是不能喝酒，但我绝不会为了解愁而喝酒。我没有必要作践自己的精神和身体。我是世上最强有力的剑客，我用不着以酒来增加我的勇气。”

张辟邪的声音很平静，但却充满了力量。

那人停了半晌，又冷冷问道：“你以为喝酒的人都是想借酒来增加对抗困难的勇气么？”

“大部分是。”

张辟邪很想转头看看那人的真面目。但他还是没动弹，他知道还是不要转头的好。

如果那人愿意现出真面目的话，就根本用不着在他背后说话了。

他知道若是不想马上死，现在就别转头。

他当然不想马上死。

“听说阳春想杀你？”那人又转了话题。

“不是。”张辟邪回答得很干脆；“是我想杀他。”

“他先找你干什么？”

“你最好去问阳春。”

“我希望听你回答这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阳春是个老狐狸，从来就没说过真话。他为什么找你，你心里应该是有数的，否则很难解释你后来为什么反而要杀他灭口了。”

那人的声音越来越自信了。

张辟邪冷笑；“我没有数。”

“骗人的话。”

“即使我明白，也不会告诉你的。阁下的口气越来越狂了，你大概是以以为，我非回答你提的问题不可吧？”

“不错。”

“你为什么可以使你如此自信呢？”

那人低声笑了起来：“我的灵智，以及我对高手们心理的熟谙。”

“是么？”张辟邪也笑出了声。

“不错，因为没有人能在大事未成之前被杀而不后悔的。你如果想出手，那么死的一定是你。如果你死了，大事就不可收拾了，对不对？”

那人的话音里颇有几分调侃的味道。

张辟邪不笑了：“阁下到底是什么人？”

“不劳挂心。”

“回答我。”

“我现在是你的主人，控制着你的生命。你不过是一个阶下囚，没有问话的权利。”

张辟邪听出了森然的杀意。

那人又道：回答我的问题。”

张辟邪固执地闭着嘴。“龙剑”举着，他的眼睛凝视着月光在剑刃上幻起的光影。

那人冷笑：“你想出手？”

张辟邪还是沉默。

但剑上杀气已凋零。

“你来此干什么，回答——”

那人的话没说完，就断了。

剑已不在张辟邪眼前。

剑已隔着船板刺向身后，深没入柄。

一声闷哼。

张辟邪跳起来，剑已从船板中抽回。

他终于转过了身。他知道他什么也不会看见的，但他还是看了一下。

江边静极，似乎刚才什么也没发生过。

张辟邪叹了口气，抱着剑又坐了下来，就坐在刚才坐着的地方。

那堆火早已熄灭了，四周月华如水。

张辟邪知道，四下里一定有很多双眼睛窥视着自己。

但他不怕。

李青青坐在窗前边，痴痴地望着中天的明月。

几滴已快被晚风吹干的泪还留在她的腮上唇边，也泛着明月的清辉。

她是在思念着张辟邪么？思念着曾朝夕相处的爱侣么？

她是在痛恨孙山和苏三么？痛恨那两个破坏了她的幸福和宁静的无赖小人么？

只不过才一天多时间，李青青已经瘦多了。美丽的大眼睛也失去了光彩。

她在望着月亮，渐渐地那月儿变得模糊了，涣散了，散成了满天光斑，似破碎了的玉龙玉凤……

光斑还在变幻着，幻出了张辟邪俊美的面庞，幻成了孙山和苏三的贼眉鼠眼……

迷迷糊糊中，有一个苍老的声音在和她说话，又亲切又温柔。

“青青，是谁把你折磨成这样了？告诉姥姥好不好？”

李青青的眼泪涌了出来：“是孙山和苏三两个小贼，还有……还有张辟邪。”

“那你恨不恨他们？”

“恨！”

“是该恨。那你想不想杀了他们报仇？”

“想！我要杀了孙山，杀了苏三……”

“张辟邪呢，你不想杀了？”

“不，不想。”

“他如果是真心对你好，就不该抛弃你。”

“不，我不想杀他，不想！”

“你和张辟邪从小就认识，他竟然如此绝情，真是可恨。”

“不是从小就认识的……是两年前，在青州道上才认识的。那时他对我很好……”

“你们这次来，是不是想找什么人？”

“是的。”

“找谁？”

“他的仇人。”

“什么样的仇人？”

“杀父仇人。”

“哦？”

“他说，他的父亲被人暗杀了。但他以前一直不知道仇人是谁，前几天他才知道，就急着赶了来的。”

“张辟邪的父亲，是不是曹州村荷花张家的‘金芙蓉’张功曹？”

“是啊，就是他。”

“可张辟邪又是怎么得到消息的呢？”

“他不肯告诉我，我问过的。”

“他说没说过，仇人是谁？”

“没有说过。只说到了就晓得了。”

那个声音沉默了。

李青青急道：“姥姥，姥姥，你怎么不跟青青说话啊？”

“青青，乖，好好睡一觉吧，别再想那个负心人了。”

“可青青没法不去想他，呜呜……”李青青哭了。

“青青这么美，一定会有很多男人爱你的，你会找到一个比他好的男人的。”

“可青青心里……只有他……一个人……”

“睡吧青青，你会忘记他的，会重新笑起来的。来，姥姥给你吃几粒丹药。吃完之后，你会十分高兴和幸福的。”

第6章 失踪的人

苏三差点急疯了，因为孙山失踪了。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苏三当然着急，可又不知道孙山到底出了什么事。

苏三虽然急得够呛，但还没有到急糊涂的地步。

孙山的“失踪”肯定只跟有限的几个人有关。张辟邪、阳春和李青青。

他们都有过杀孙山的历史。也许孙山这小子这回在劫难逃，也未可知。

而且这三个人现在都还在镇里，苏三再糊涂，也知道该怎么找出“失踪”了的孙山的下落来。

所以苏三去找这三个人“要人”。

首先要找的，当然是张辟邪。苏三认为，张辟邪杀孙山的理由最充足。

张辟邪的姿式几乎和昨晚一样，背靠破船，抱剑而坐，好象从昨晚到现在根本没动过似的。

火堆已经变成一些白灰了。

张辟邪的心情和脸色，都跟地上的灰烬差不了多少。

苏三气冲冲地跑来了。

“张辟邪！”

张辟邪连眼皮都没眨一下，好象身边根本没有苏三这个人。

“你少装蒜，孙山在哪里？”苏三更火了。

张辟邪冷冷道：“不知道。”

声音很沉很低，很坚决，夹杂着一丝恼怒和些许屈辱。

“不知道？你说得倒轻巧！”苏三吼了起来：“我一直在到处找他，你把他怎么了？”

“我会把孙山怎么了？”张辟邪嘴角牵起一丝冷笑：“像你和孙山这种人渣子，死不足惜。”

苏三面色大变：“你杀了他？”

“没有，我也没见到他。不过，孙山若是死了，我会很高兴的，和我亲手杀他一样高兴。”张辟邪笑意更浓了。

苏三吁了口气：“很好，只要孙山没事就好。不过，我还是要告诉你，前天的事虽然是我和孙山不对，但你又何尝没有怀疑李青青的清白呢？”

张辟邪的脸一下变得雪白泛青：“这跟你又有什么关系？”

“怎么会没有关系呢？‘龙凤双剑’反目，归根到底，是我和孙山失口所致，我们自然抱愧于心。但李青青离开你，你自己难道就没有不是么？”

张辟邪慢慢点头：“昨天我碰到阳春了。”

苏三一怔；“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对他讲过，谁要是在我面前再提‘龙凤双剑’四个字，我必杀之！”

“你疯了？”苏三吓了一跳：“犯什么病？”

张辟邪笑了：“恰好今天撞上了你。苏三，你这是自己找死，怨不得我。”

“张辟邪，原来你是这么个人。”苏三重重叹了口气，似有无限惋惜：“我以前看错了你。不过，你是杀不了我的。我现在要走了，你别拦我。我要去找阳春，问问孙山到底出什么事了。”

寒光一闪，张辟邪的剑拦住了苏三的去路。

“苏三，你走不了。”

苏三一怔，看着对着自己心口的剑尖，又看着张辟邪，正色问道：“孙山是不是你杀了？”

“不是。”

“那我不杀你！”苏三突然之间缩成一团，伏地一滚，躲过了张辟邪的剑，身形展开时，已在十丈开外，再闪得两闪，便消失了。

张辟邪定定地望着苏三消失，嘴里只觉发苦。

他的剑快，苏三的轻功更绝。

三天之间，三次失手或让对方逃脱。对于一个剑客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

许久许久，张辟邪才又抱剑坐了下来，背靠破船，面对灰烬，象个守株待兔的人。

几个花枝招展的年轻女人在练江桥头的“牛记茶棚”里坐着喝茶，不住低声嘻闹着，惹得其他客人和过往行人都心里痒痒的，眼睛总忍不住往她们身上瞟。

一个外号叫“咬春”的小二更是涎着脸，顾不得老板酸溜溜的警告，总往她们那桌凑，服侍得尽心尽力。而老板没办法，只好亲自上阵给其它几桌茶客冲茶换水陪小心。

实际上咬春的目的，也不外乎多挨挨蹭蹭，沾些极小的便宜，顺便凑近了瞟几眼人家的奶子和嘴唇而已。

女人们咯咯娇笑着，把咬春使唤得团团转。

苏三一进茶棚，就往这一桌走，满不在乎咬春眼中的愤恨。

“请问几位大嫂，我要找一个人，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几个女人卖弄风情地瞟着他，吃吃笑道：

“小哥儿要找谁呀？”

苏三嘿嘿一笑：“阳春。”

几个女人的面色刹那间都变了，都往起跳，其中一个甚至还想伸手去点苏三的穴道。

苏三一指头一个将她们放倒摆平：“对不起对不起，实在是因为有事情，没办法，只好先委屈大嫂们了。”

茶棚里顿时乱成一团。

苏三将几个女人打横放在脚下，自己金刀大马地坐在椅子了，倒了一

杯茶，就想喝。

咬春咬着嘴唇早生了半天的气了，这时忍不住冲了上去：“这是人家花钱买的茶，你没给钱就想喝？”

“嗨！”苏三大为惊讶地瞅了瞅咬春：“谁裤裆破了，把你给露出来了？你小子是干什么的？啊？老子爱喝什么喝什么，当你爷爷没钱是怎么着？”

咬春气得说不出话来，早被苏三一掌打在肩上，身子撞在老板身上，两人一齐摔倒在地，哎哟哎哟地大叫起来。

苏三哈哈一笑，将手中那碗茶喝了下去咂咂嘴道：“不错，这茶叶不错。”

年轻女人们眼中都闪出了兴奋的光彩。

一阵爽朗的大笑声中，阳春笑咪咪地走了进来：“苏少侠找阳某，用不着这么费事，只要随便在街上叫一声，阳某马上便会出来相迎的。”

他仍是孤单而来，看来信心仍然很足。

苏三也笑嘻嘻的：“是么？你会那么尊敬我？不会吧？”

“当然会，怎么不会呢？”阳春慢条斯理地坐了下来：“你先解开她们的穴道怎么样？”

苏三摇摇头：“不行，暂时还不行。因为我要向你打听一件事。”

阳春连连点头：“好的好的。老夫若是知道，一定全都告诉你。”

“你知不知道孙山的下落？”

“孙公子能出什么事呢？”阳春一脸的惊讶。

苏三笑道：“如果孙山出了什么事，只怕阳先生你是脱不了干系的吧？我记得你曾经用迷药将他迷倒，装在布袋里扔进练江。”

“不错，老夫并不否认干过这事。只是，对于孙公子为什么能脱困，老夫一直没想明白。”

阳春叹着气，似乎对上次未能成功十分惋惜。

“这个么，我也想不明白。我问过孙山，只不过他拿翘不说。阳先生，我再问一遍，你真的不知道孙山现在出了什么事了么？”

苏三仔细地观察着阳春的神情。

很可惜，阳春面上的一切都表明，他是真的不知道：“苏公子，老夫也很想知道，只是，苏公子凭什么认为孙山已经出事了呢？”

苏三苦笑：“我今天早上去破庙，发现孙山已经不在了。”

“这并不能说明什么。或许他是有事出门了。”

苏三皱起了眉头：“不错。不过，我在地上发现了一只刚啃了几口的烤鸡。”

阳春一怔：“这么说，是真出事了？”

苏三无奈地点头：“如果仅仅只有一只没吃完的烤鸡我根本就不会为他担心。因为孙山性子跳钻，一件事没干完又去找另一件更有趣的事是常有的事。”

阳春脸色微微一变：“是不是那只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苏三诡异地冲他笑笑：“鸡被人下了毒。如果仅仅是一般的毒药，我并不担心。那种毒药的名字想来阳先生一定听说过……”

他突然住口，吃惊地站了起来，瞪着阳春。

“你少绕弯子，快说是什么毒？”阳春神色大变。

苏三仰天硬挺挺地倒在地上，两眼发直，脸色泛绿。

阳春气得“唉”了一声，骂道：“妈的！”伸手入袖，摸出一颗药丸，塞进苏三嘴里。

反手一指，解开了那些女人的穴道。

女人们跳起来，不解地道：“主人干吗又要救他？”

阳春怒道：“谁让你们下的毒？”

几个女人乖乖地缩到一边，不出声了。咬春早已爬起来了，此时正幸灾乐祸地望着地上的苏三。

苏三开始动弹了，睁开眼睛，哼哼唧唧地坐了起来：“好狠的毒药，阳春，你狗日的有两下子。”

阳春一迭声叫道：“鸡肉里是什么毒？快说快说！”

苏三瞪眼：“老子被你下了毒，你还吼，吼什么？”

阳春气得面色铁青，一拍桌子暴叫道：“快说！”

“逍遥散。”

苏三转眼间已是笑容可掬了。

阳春却象被闪电击中一般，剧烈地颤抖了一下：“逍遥散？”

苏三笑道：“我知道阳先生对这种毒药一定很熟悉。”

阳春突地厉叫一声，箭一般射了出去。

几个年轻女人呆了呆，马上就追了出去，只留下苏三一个人发愣。

老板还在哼哼，咬春冷冷地瞪着苏三。

苏三一闪身，到了咬春身边，一把抓住他衣领，咬牙切齿地道：“你他妈的这是干什么？”

天知道苏三又犯了什么毛病。

张辟邪听到又有人在走近。

从脚步声可以听出，来人一点武功也没有。

“也许是个渔夫，或是个散步的人吧！”张辟邪绷紧的心弦又放松了。

“这位小哥，因何独自坐在此地？”

来人的声音很谦和，让人感到他一定是个善良质朴的人。

张辟邪站了起来，转过身：“哦，原来是位老先生。”

来人是个六十来岁的老人，衣饰很朴素，但很洁净。

他的面容很平常，他的目光很和善，让人一见之下，必然会生出亲切之感。

对这样的一个人，张辟邪是无论如何也发不起来火的：“小可在这里等一个人。”

老人笑道：“哦——小哥等的人，老夫或许认识，也未可知。”

张辟邪摇摇头：“不麻烦老先生了，那人让小可在此处相候，到时他会来找小可的。”

老人微笑：“小哥又怎知那人是不是有事出远门了呢？我看小哥这两日吃喝都不便当，何不移至寒舍呢？舍下离此不远，举步可到，而且，若是那人来找小哥，从舍下亦可很快发觉的。”

“不麻烦您老了，那人说了在此相见，小可怎敢不听？小可在此苦候，也是为了表明自己的诚意。”

老人叹了口气：“这样吧，你长久不吃不喝总不是个事，好在舍下很近，每餐食物，老夫着人送来如何？”

张辟邪有些不耐烦了，但神情仍然很恭敬：“老先生，小可已经决定的

事情，决不会改变，尚祈老先生原谅，不知老先生高姓大名，可否见告？”

老人谦虚地点点头：“老夫郝正仁。”

“原来是郝老先生。”张辟邪拱拱手：“对不起，小可要坐下了。”

他又抱着剑，神情落寞地坐下了，不再朝郝正仁看。

郝正仁怜悯地叹了口气，缓缓走开了。

张辟邪暗暗松了口气。

说实在话，张辟邪很怕和郝正仁这种人打交道。

因为郝正仁不是江湖中人，不会武功，但是热情、质朴、善良。张辟邪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总会觉得十分不自在。

而和江湖人物在一起的时候，张辟邪就没有这种不自在的感觉了。

因为他可以羞辱那些让他厌恶的人，杀掉那些让他痛恨的人，而根本不用抱愧于心。

阳春的突然离开，让苏三十分惊讶。

“怪了，他为什么一听见‘逍遥散’就这么惊慌失措的？”

咬春也摸头：“是邪门！”

他想了想，又疑惑地道：“莫非那个老女人跟他有什么关系不成？”

两人居然是躲在一片刺棵笼里低声交谈，看来是不想让人知道这两人在一起，更不想让人听见他们的谈话。

可苏三和咬春又有什么好谈的呢？看他们眉飞色舞的样子，好象谈得还很开心。

苏三沉吟道：“你当时听到那个老女人说过什么没有？”

咬春拍拍脑袋：“啊，对了，你要不提我还真忘了！她是说过几句什么，好象是和阳春有什么关系。当时雷声太大，我听不清楚。”

“这么说，她和阳春该是有些瓜葛的。她要杀阳春，可能不费什么力，可阳春现在还活得好好的……也就是说，他们不是仇人。”

“我也这么想。只是，还有一件事。”

“你是说张辟邪为什么来这里？”

“对啊！”

“嗯……从他的举动看，应该是在等什么。昨天夜里，有人找他的麻烦，两人好象还交了手。我当时立得很远，看不真切也听不太清楚，不过那人好象没占上风，从江里逃了。”

恰巧他出水的地方，离我不远，我跟了过去，可那人轻功十分绝，一闪就没了。……不过，那人好象是个老人。”

咬春皱着眉头：“昨天晚上，我去找李青青，……”

“你去找李青青。”苏三作古正经地重复了一遍，点点头，道：“你找她干什么？”

“你管着吗？”咬春大怒，吼了起来。

“你小点声行不行？”苏三气得直咧嘴：“谁不知道你不是哑巴，我不是聋子？往下说，我也懒得管你干什么去了。”

“老子去干什么……哼哼，去看看她还行么？”咬春小声嘀咕起来。

“好好好，你是去看她，行了吧？下面呢？”

“你急什么你？……我去找他，却发现她屋里有个人正和她说话。我当时吓了一跳，以为是张辟邪……”

苏三笑嘻嘻地道：“结果真是他？”

“你少开玩笑，”咬春又急眼了：“不是！”

“那我就放心了。”苏三笑道，见咬春面色不善，忙又转口：“往下说往下说。”

咬春气呼呼地道：“结果那是个很老很老的老女人，好象和庙里那个是一个人，她正在低声和李青青说话。我还以为她是李青青的什么亲戚第辈呢，只好伏在窗下不敢动弹。那老女人问了李青青许多问题，其中就有几个涉及到张辟邪这次来的目的。”

“那李青青说了没有？”苏三刚问出口，又拍拍脑门：“我真糊涂，她要是说了，你岂不是早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咬春不屑地道：“你总算还不太笨。李青青只是说，张辟邪是来找一个杀父仇人。张辟邪的爹是曹州府的‘金芙蓉’张功曹。至于那个仇人是谁，张辟邪没告诉李青青，而且也没说他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

苏三惊讶地道：“张功曹？那是十三年以前的事了，怎么又翻出来了呢？”

咬春瞪大了眼睛：“你知道这件事？”

“知道一些，但不多。我说出来，让你长长见识也好。”苏三拍拍咬春的肩膀，洋洋得意。

咬春打开他的手：“你少牛皮！”

苏三开始讲故事：“十三年前六月的某一天，江湖上发生了一件大事，这惊人的消息很快就传播开了……”

“你别说得那么玄玄乎乎好不好？那年老子八岁，也懂事了！”咬春恨恨地打断了苏三富有感情的叙述。

“那时候你小子还在玩蛴蛴呢！……你别瞪眼好不好？让老子往下说……那一天，失踪了许多天的‘金芙蓉’张功曹的尸体在微山湖中被一个渔佬儿网了上来。当时尸体已经腐烂不堪，令人难以辨认死者身份。不过，据曹州‘荷花张家’的人说，确是张功曹无疑。”

咬春忍不住问道：“凭什么张家能认出那是张功曹呢？”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不过，我师父当时也被请了去作证。据我师父说，张功曹的兵器还缠在身上，没有丢失。也就是说，一只皮袋还缠在他身上，里面有十几朵金芙蓉暗器……”

咬春恍然大悟似地道：“噢——原来你小子也是听人说的！”

苏三不理他，顾自往下说：“当时张家气势汹汹，四处寻找凶手。但因尸体烂得不成形了，找不出伤痕来，无法确认凶手是谁，一两年后风波也就平息了。没想到现在又……”

咬春啧啧几声，道：“我想张家的人真是太没出息了，怎么会找不出凶手来呢？难道连一点线索都找不到么？要是我在场的话，一定能查出点眉目来。”

“你？”苏三上上下下打量他：“你也不撒泡尿自己照照？”

“是么？”咬春居然没生气，反而笑咪咪的：“你想，张功曹在失踪之前，总会有点什么征兆吧？他如果是自行失踪的，在走之前一定会有所表现的，对不对？那么只要问问他老婆或是他家里的其他人，怎么会不知道呢？而且，张功曹失踪之前，一定有人见过他，他是大人物，认识他的人一定不会少，张家难道就想不到这一点？还有，在张功曹死之前，江湖上有些什么奇怪的传闻和大事，或许就与他被杀有点关系。他们真笨！”

苏三这回是真的吃惊了：“看不出，你小子还真不算太笨。”

“笨是不笨，只是不晓得张辟邪是在等谁。”

苏三肯定地道：“一定是告诉他这个秘密的人。”

“也说不准就是他的仇人，”咬春不服气地反驳道：“做贼心虚，要斩草除根。”

“张辟邪的武功很高，谁要杀他都十分困难。”苏三叹了口气，“至少我就不行，所以我倒不为他担心。”

“那么你为谁担心？”咬春瞪起了眼睛。

“李青青。”苏三叹着气，似乎不敢看咬春似地垂下了眼睑。

咬春瞪了他半晌，突然笑了：“原来你是真的对她很有意思啊！这好办，老子给你做媒。”

苏三摇头苦笑：“是么？……喂，你接着说，昨天晚上的事到最后是怎么收尾的？”

“昨天晚上的什么事？”咬春又开始犯迷糊了。

“老女人啊！”

“啊，啊——她先是问了半天，后来又摸出一颗药丸，说是吃下去就会感到幸福什么的，我才晓得她不是个好人，心里一生气，就扯着嗓子一叫……”他突然住口不说了，面上笑嘻嘻的。

“往下说！”苏三恶狠狠地把住他的双肩一阵猛摇：“再气我我可真不客气了。”

“我说我说……那老女人吓了一跳，顾不得喂李青青吃药，就跳出了窗子，朝我攻了几拐杖，很厉害很厉害，待我向后躲时，她就跑了，我也不敢追去，看来她没认出是我。”

“后来呢？”苏三急问道。

“你就那么关心李青青？”咬春大光其火：“她是被老女人用‘摄魂大法’迷住了心窍，这才问什么说什么，是老子妙手回春，救活了她。我告诉你，李青青对张辟邪可没灰心，还心心念念地想着他呢！看样子只要张辟邪去找她，服个软，说几句好话，马上就会‘破镜重圆’，一双两好。你要横刀夺爱，只怕不是很容易哟！”

“容易不容易，那是我的事，你火什么？”苏三不怒反笑。

“我是看着你色迷迷的德性生气！”咬春气哼哼地道：“再说人家也不喜欢你，她还说要杀了你才高兴呢？”

“这跟你又有什么关系？你是不是吃醋了？”

咬春大怒：“我吃醋？你什么时候见我孙山吃过醋？”

原来他就是孙山。

原来孙山没有死，还扮成了小二。

那使逍遥散的老女人如果知道孙山没死，又会是怎样一种表情呢？

苏三讽刺地看着他，摇头道：“我知道你是真的爱上李青青了，或许你自己还不知道。”

孙山一怔：“我不知道你会知道，这叫什么话？”

苏三苦笑：“不出三天，你就会知道，我的话对得不能再对了。”

孙山气道：“滚蛋，你少烦我！咱们各干各的去，两不相犯。”

“也是该出去了。这地方再呆下去，不被刺扎成筛子，也会被你活活气死。”

第7章 好人坏人

夜色深沉，但并不阴郁，因为有清亮的月光。

有月亮和没月亮的夜晚，就是不一样。

张辟邪感到了月光的妩媚，而李青青娇美的身影也在不知不觉间浮现于他的眼前。

他不能否认自己很爱她，虽然他不能原谅她的不贞和绝情。

又有人来了，轻功之高，令他心惊。

“会是谁呢？苏三？阳春？还是劝我喝酒的怪人？”

张辟邪的心灵活泼泼的，手也搭上了剑柄。

那人在他身后停了下来，相隔约摸三丈。

张辟邪缓缓站了起来，背对着那人。

“你终于来了。”

这是那人在说话，声音很哑很细：“我正传音跟你说话，你用不着回答。你是不是张辟邪我已经知道了。现在你转过身，跟我走。”

张辟邪慢慢转过身，冷冷盯着那人。

那人戴着一付青铜面具，狰狞可怕，让人根本无法认出他是谁，也根本无法从他的声音辨认出什么来。

他就象鬼。至少张辟邪现在就有这种感觉。

“阁下就是传递消息之人么？”张辟邪也传音问道。

那人的眼睛在青铜面具的两个小洞里闪着幽冷的光：“不要说话，跟我来好了。”

他身子一转，轻飘飘地直向停在江边的一只小船上落了过去。

张辟邪感到，那人的身法也有一种森森的鬼气，在月光下看起来尤其如此。

张辟邪迟疑了一下，也跟了过去，跳上了那只小船。

那人解开绳索，摇动双桨，将小船摇离岸边。

张辟邪知道，那人是想在江心交谈，以免被人惊扰，或是泄露什么秘密。

采用这各办法的确可以起到保密的作用，但目标显然太大。他们两个人总归是要上岸的，自然会有人跟踪，那人

又将怎样逃脱呢？

张辟邪一想到马上便可知道杀父仇人是谁，不由得热血沸腾，连握剑的手都忍不住颤抖起来。

那人似已察觉，冷冷道：“不要激动。”

张辟邪浑身一震。他又想起了一件事，或许这个人就是自己的杀父仇人呢？

他的后背已被冷汗浸湿，右手更紧地握住了剑柄。

若是这个人真的想对自己有所不利，张辟邪会让那人尝尝“龙剑”是什么滋味。

小船摇到江心，那人放下桨，取出一只铁锚，扔进江里，转身冷冷道：“咱们还是传音说话方便。在我取下了面具之后，不论你看见了什么，不论你听见了什么，都不许大喊大叫，或是激动得举止失常。记下我的话了么？”

张辟邪无言地点头，眼中闪出了狂热的光芒。

没有人能在这种时候不激动的，张辟邪当然也不能例外。

苏三气呼呼地瞪着江心的小船：“妈妈的，真滑头。”

你要是想听到二人的谈话，就只能摇一只船过去，那样你当然什么也不会听到，反而还会送命。

而且，那二人显然是传音交谈的，你就是走近了，也照样干生气。

苏三干着急没办法，他只能努力瞪大了眼睛，仔细地观察着张辟邪的举动。

如果张辟邪拔剑，那么戴青铜面具的人就是杀害张功曹的凶手，而且也是给张辟邪报信、想斩草除根的人。

很可惜，张辟邪的身影没什么异动，仿佛是个草人。

戴面具的人当然更不会有异动。

你说苏三能不生气么？

他真的希望能变成一条鱼，能游到那只船边，看清那人的真面目。

实际上他也知道，即使他潜到那里，也很难看清，因为船上的两个人根本就不会让他有机会出水。

即使他们不出手干掉自己，苏三也不愿去受这种罪。他不是孙山，没有孙山那么绝的水底功夫。

苏三一生气，忍不住就想跳起来破口大骂，想想又忍住了。

他的身形一摇，闪进了草丛中，消失了。

苏三的“地行术”在江湖上是相当有名的，只要有人当面提起，苏三总会笑咪咪地吹一通。其实那并不是真的地行术，不过是一种比较高明的蛇行功夫而已。

他突然童心大起，很想看看江边的草丛里到底有多少人在监视着江心的小船。苏三想跟他们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草丛中果然伏有不少人，从呼吸的轻重程度听起来，还很有几个武功不错的。

苏三蛇行而进，遇到一个点倒一个，反正那些人都是趴在地上的，不会发出任何响动。

苏三每点倒一个，都要坏坏地哑笑一声。他感到很开心。

前面有一棵桃树，桃树下趴着一个人，正鬼头鬼脑地朝江心张望。

苏三悄悄摸到他背后，手刚伸出，还没碰到那人身子，那人就低声怒吼起来：

“找死？”

苏三吓了一跳：“你是谁？”

“滚你的！”

苏三听出来了，吃了一惊：“你趴在这里有什么用，干吗不下水去？”

那人恶狠狠地道：“你是要老子去找死？”

苏三气道：“小点声音好不好？这里是你嚷嚷的地方么？”

那人又看了小船一眼，低声道：“先回镇子里去，我有话跟你说。”

苏三连连点头：“不错，等也是白等。那人当然早已想好了脱身的办

法。”

两人都缩着头，猫着腰，一阵猛跑。

奔到一家酒楼前，苏三才叫道：“站住。”

那人果然站住，瞪起了眼珠子：“干什么？”

靠着朦胧的灯光，可以看出，那人就是扮成咬春的孙山，还是一付咬春的行头。

苏三嘿嘿一笑：“进去喝点酒，边喝边说。”

孙山的神情却有些迟疑，苏三急了：“你进去不进去？你不进去我进去，老子可是饿急了。”

“别喝了，跟我走一趟。”孙山下决心似地一跺脚，又跑了起来。

苏三一怔，没奈何，跟着他也跑了起来。一面跑，一面咬牙切齿：“你奶奶的，你是要把老子饿死累死才高兴。”

“好象我有些认出那个戴面具的人是谁了。”孙山头也没回，好象也没心思斗口，只是猛跑。

苏三又是一楞，紧跑几步，赶上孙山：“你说什么？”

“没听见拉倒！”孙山火了。

“你真知道？”苏三居然没介意。

“很可能是他。老子一眼就觉得那人的身材看起来有些眼熟，很象我见过的某个人。想了半天，才想出点道道来。”孙山骂骂咧咧地道：“要真是他，老子又该投江自尽了。”

“到底是谁？”苏三一把扯住孙山的袖口：“你要不说，我就不去了。”

“你不去拉倒！”孙山一梗脖子，回答得干净利落。

苏三没办法，只好松手，气哼哼地道：“你要是弄错了，当心老子杀了你，做人肉包子！”

“你又想花满园了？”孙山邪邪地笑了起来。

花满园和任顺子的奇异恋情，以及她与苏三和臭嘎子的风流债，早已传得沸沸扬扬了。

孙山总是拿这件事来揶揄苏三，苏三也没脾气。

“当心任顺子听见，真要将你剁了做人肉包子。”苏三只有苦笑，“你的肉做包子，味道一定不好，卖不出价钱。”

“花满园是‘铁荷花’的老婆，不也是张家的人？”孙山突然冒了这么一句。

苏三一愣：“什么意思？”

“随便说说。停下，到了，就是这儿。”

孙山停了下来，指指掩映在树丛后的一户人家：“那人可能就住在这儿。”

这是一座小巧精致的院子，青瓦粉墙，显得很素雅宁静。院子门关着，屋子里亮着灯。

“这是谁的家？”苏三忍不住又问了起来。

孙山喃喃自语：“如果真是他，那么他现在就在江上，不在家。而他没有任何理由这时候不在家中的……”

“你是说，咱们应该进去看看？”苏三笑了，“你直说不就得了？”

孙山没理他，径自大步走到院门前，重重推了几下门，大叫道：“有人吗？有人没有？开门开门！”

院子里静悄悄的没人应。

“灯亮着，却没人应，这可能么？”孙山还在犯病似地自言自语，“不，不可能的！”

苏三可顾不得许多，一闪身从墙头跃了过去：“有人没人，进来一看，不就晓得了？”

孙山马上随着也跳进院里：“进屋里去，四处都要找找。”

苏三叹气：“实际上不用找我也知道，里面一个人也没有。”

“为什么？”孙山翻起了白眼：“或许老子能找到一个。”

“不可能，只要屋里有人活着，他就一定会应门的。”苏三很自信地道：“除非他是想暗中下毒手害我们。而这种可能性极小，可能完全排除。”

他推开西房，一面往里走，一面笑着大声道：“老太太，你好，睡下了么？”

屋里烛光明亮，但寂无一人。

里间的门上，还挂着竹帘。

苏三跟了进来：“你是说，这里面会有一个老女人？”

“不错，应该有的。……老太太，睡下了么？我是你儿子的好朋友啊，喂！”

苏三冷笑：“真没出息，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大不了是一个死！”说着一掀帘子，走了进去。

孙山没办法，也只好跟着进了里间。

他的眼睛一下瞪得比鸡蛋还大：“天！”

苏三一脸的讽刺，得意洋洋地拍拍他肩膀：“怎么样，没有人吧？”

孙山没吱声，皱着眉头，仔细地打量着这间房子。

这是里间，没有窗户，而且很小。

墙壁已经斑驳不堪了，还有许多雨水留下的污痕。一张很旧的红木大床靠墙放着，床上的帐子又破又黑，床上的被子也破破烂烂的。

很难想象，这个外表看起来很优雅的院子里会有这么一间破烂污浊的屋子，而且这间屋里住着人。

孙山的眼睛越瞪越大越圆。

苏三笑咪咪地道：“你就是再看十年，也不会看出人来的。”

“本来应该是有人的。是个老太婆，总该有八十多岁了，已经老得不能动弹了。连枕头掉到地上自己都捡不起来，她怎么会不见了呢？”孙山眼中闪出了恐惧的神色：“而且他的儿子也不在家。”

苏三笑不出来了：“我已经听出些眉目来了，我看咱们还是赶快离开这里的好。”

孙山木木地点点头，随着苏三走了出去。

“这个人家应该是个乡绅什么的，怎么会让老娘住得那么惨？”苏三瞅瞅堂屋里的摆设，摇头叹气。

孙山也只有叹气，没精打采地道：“看来世上最后一个好人也没有了。”

苏三看着他，有些同情了：“这个人到底是谁？”

“孝廉公郝正仁。”孙山喃喃道：“原来我还以为他是天下唯一的好人呢！”

苏三怔住了。

两人走进树林里，远远监视着那个院子。

约摸过了顿饭工夫，屋里的灯光灭了，隐隐还能听见有人起劲，说话和咳嗽，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看来那个戴面具的人，就是郝正仁。”孙山低声道：“我见过他一次，他的左肩比右肩稍高。所以今晚在江边时，我第一眼就感觉到我认识这个人。”

他的神情很有些阴郁。

苏三的声音也让人感到压仰：“这么说，郝正仁并不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孝廉老爷，而是一个深藏不露、身负绝世武功的大高手，真不可思议！”

说实在话，谁都无法相信郝正仁会是个功臻化境的人物，谁都无法在郝正仁与一个武学大师之间划上等号。正如赵高指着鹿楞说是马一样让人不能相信。

“而且，最让我感到不安的，还是郝正仁的母亲。这母子俩一定在弄什么阴谋。”苏三还在沉着脸唠叨着。

孙山也叹气：“不错。我一想起他母亲是个装病多年的八十多岁的老女人，心里就忍不住发毛。”

两人都沉默了，似乎同时在品尝着“发毛”的滋味。

半晌，苏三才轻轻地道：“你是不是在想，郝正仁为什么千里迢迢把张辟邪找来，他又是通过什么办法找到张辟邪的，对不对？”

孙山点点头：“不错。还有，我正在琢磨，那个使逍遥散的老女人，是不是郝老夫人。”

我有种预感，应该是她。”

“不过，如果那个老女人就是郝老夫人的话，她为什么要问李青青那些话呢？”苏三有些不相信了，“而且她分明和阳春有极深的渊源，这又怎么可能呢？”

孙山楞住了，挠挠头，道：“你说得也有道理。不过，我就是有这种感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突然又想起一件事来：“我说苏三，你看没看见他们刚才是怎么进屋的？”

苏三瞅瞅那个小院，沉声道：“房里肯定有地道，他们是通过地道进进出出的，所以咱们没有发现他们进院门或是跳墙。”

孙山咬咬牙，恨恨地道：“明天我要来拜望一下郝正仁，要求见见那个老妇人，或许可以认出来。”

“我和你一起来。”苏三点头：“大白天我估计他们未必敢动手暴露身份，但咱们还是有伴儿好些，打起来也不吃亏。”

两人悄悄退走了。

走到街上，两人才直起了腰。

孙山阴沉着脸道：“你猜猜郝正仁今晚跟张辟邪说了些什么呢？”

苏三一怔，揉了揉半天鼻子，苦笑道：“我猜不出来。”

“我也猜不出来。没法猜。”孙山显得意兴阑珊的。

看来，发现郝正仁并不是一个大好人之后，他是真的伤心了，而且感慨还不少。

苏三还在揉鼻子：“而且我也猜不出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孙山道：“我也很想知道。”

苏三叹道：“也许明天什么事都不会发生的。”

孙山道：“还是什么都不要发生的好。”

他抬头看看天，兴致突然好了起来：“反正天也快亮了，咱们会看到发生什么的。”

苏三精神头也一振，看看他，笑嘻嘻地道：“喂，孙山，咱们去看看李青青？”

孙山的好心情一下就被他这句话打跑，飞到爪哇国里去了。

“干什么？”

“不干什么，就看看。嘿嘿，看看。”

“要去你去，我不去。是你喜欢她，又不是我。老子去凑什么热闹？”

“你不喜欢他？”苏三冷笑道，“真的？”

“滚蛋！”孙山又火了。

一提起李青青，孙山就会发火。

这岂非也有些不正常？

第8章 破庙情人

细雨落了下来，落在地上，屋瓦上，石阶上，落上树叶，落上行人的肩头。

细雨中漫步，应该是一种挺不错的享受。

可惜苏三不是雅人，孙山更不是。

“真讨厌！”

孙山气愤地咕哝着。

“什么讨厌？”苏三的兴致却颇高。

孙山不高兴的时候，苏三一般总是显得很开心。

结果当然是要吵一架。

“雨讨厌！”孙山吼了起来。

“啊——雨讨厌！”苏三恍然大悟似地点点头，笑容可掬。

孙山给了他一巴掌：“你少烦我！”

“你不是讨厌雨，你是讨厌我。”苏三停住脚步，一本正经地道：“你不是一看见我心里就有气？”

孙山也停下：“不错，一点都不错。”

“你知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孙山抹抹脸，化妆用的泥灰被雨冲化了，糊在脸上很难看。

“老子不知道，反正一看见你气就不打一处来。”

“原先你可不是这样的。”苏三似乎很伤感很委屈。

孙山更来气了：“哟哟哟，德性！说你几句，你还来劲儿了！”

苏三哈哈大笑起来：“我知道是因为李青青。”

孙山噉地跳了起来：“你滚，这是我的庙，老子不让你住！”

两人已经跑到破庙的门口了。

苏三哈哈连天：“你不让我住？有可能么？不可能的！”说着猫腰，让过孙山掬过来的一巴掌，钻进门里，摸出火折子一晃，燃着了。

但苏三马上又吹熄了火折子，倒跌了回来，转身就跑：“你不让我住拉倒，老子还不愿意住呢！”

孙山气疯了：“回来！下这么大的雨，像想找场病生是怎么着？喂，回来——”

苏三早已没影儿了。

孙山怔了半晌：“妈妈的，这小子是真生气了么？毛病！”

孙山兴味索然地拐进庙门，将门堵好，取出油布包着的火折子，迎风一晃，燃着了，取过门后的松明子，开始生火。

庙中顿时亮堂起来，观音菩萨的面上也泛出了红红的光。

待到孙山一低头，吓得叫出声的时候，他才知道苏三为什么要跑了。

灰烬边倒着一个蒙面女子。不用猜，孙山也知道她是谁。

孙山只有认倒霉：“苏三，你不仗义！”

他取过一抱干柴，将火堆生在一块不漏雨的地方，然后消消停停地坐了下来，背对着地上的女人。

身后半晌没动静，孙山倒奇怪了：“喂，李青青，你要杀我就动手好了。反正老子不准备还手。”

地上的女人还是没动静。

“少装死，当我不知道你玩的把戏？你是想让我去救你，然后你突然给我一个透心凉，是不是？其实你根本用不着这么麻烦的。直接动手好的多。你真是笨，想用这种法子来骗人，你也不想想我孙山是什么人。老子本来就是靠骗人过日子的，……喂，你再装死，我就不让你杀了。”

一声低低的痛哼在背后响起。

孙山象电击一般跳了起来，扑到那人身边揭开她蒙面巾一看，不是李青青，还能是谁？

但李青青已经气息奄奄了。

孙山知道，那绝不会是装的。李青青中了毒，离死不远了。

“你看你，也不注意点。”

孙山叹了口气，摇摇头，抱着李青青到了火堆边。

李青青悠悠醒转，看见瞪着自己的孙山，忍不住又嘶叫起来：“孙山，我要杀了你！”

“就你这点本事，还想杀我？门儿也没有！”孙山气急败坏地吼道：“别乱动好不好，老子要给你疗毒了。”

“不要你治，你滚！”李青青挣扎着想站来，可惜全身无力，被孙山轻轻一指头又点回地上。

“喂，你是怎么中毒的，啊？是谁下的毒？”孙山耐下性子问道：“伤口在哪里？”

“滚！”李青青泪水涌了出来。

“滚？我滚了，你马上就会死，死你懂不懂？你总不至于傻到没杀死我，自己先寻死的地步吧？”孙山恶狠狠地道。

他伸手就去按李青青的丹田，想用内力在她体内运转一圈，找出伤口在哪里。

李青青羞恼万分，嘶叫道：“不——”

她又昏了过去。

孙山急得汗都出来了：“小姑奶奶，你真狠哪！”

他想不出什么办法来救李青青，因为李青青的身子他不宜看，那么就找不到伤口，当然也就不知道怎样才能救她了。

孙山急的直哼哼。

蓦地，他屁股上一阵剧痛，吓了一跳，反手一扫，只觉触手软软滑滑的，转身一看，却见是一条花斑毒蛇，已经死了。

“哈哈！”孙山大笑起来：“我真笨，笨啦，笨啦！”

他找到李青青扔在地上的剑，笑咪咪地道：“我怎么就忘了老子天生是毒不死的人呢？阳春的迷药迷不倒我，郝老夫人的逍遥散对我没用，蛇咬我它自己死，我的血肯定很值钱，狗日的以后穷很了，就卖血去，卖大价钱。”

嘴里嘟囔着，手上不停。剑刃割开了手腕，再一捏李青青的下巴，逼她张开口，那股血箭就涌进了李青青口中。

“他妈的，李青青，要不是为了你，老子才不会割腕放血呢！”孙山吓得不敢看自己的血汨汨而出。

“等你好了，要再杀我，哼哼，老子让你把血还给我！”

孙山一面发着恨，一面不注地观察着李青青的脸色，只到她的小脸已由绿变白，自己的胸中也一阵阵发晕，才点了自己伤口边的穴道，止住血，将李青青放好，重重叹了几口气，这才跌坐在火堆边打坐起来。

孙山行功完毕，头一件事就是转头看李青青，却见李青青坐在火堆边，手里握着她的那把剑，恶狠狠地瞪着自己。

“你……咳咳……”孙山觉得有些气馁，有些心虚：“你好了？”

李青青不说话，只是盯着他，那神情似乎是想吃了他。

孙山忍不住又火了：“李青青，你别一付借你米还你糠的样子！你和张辟邪的事，是老子不对，又怎么样？老子还是那句话，你要有本事，再去把他的心扯回来拴牢实。你跟我生什么气？老子又不是什么名门之后，武功不如他，长相又不如他……”

孙山气呼呼地说到这里，却突然停住了。

因为他觉得越往下说味道越不对了，只好住口。

孙山不仅不说话，连看都不看李青青了。

李青青还是没有说话，也没有动，目光也还是很凶恶。

憋了片刻，孙山又沉不住气了：“嘿，李青青，你走吧，我要睡觉了。”

李青青眼睛眨都没眨一下。

孙山被她盯得心里长草：“你是看着我干什么，我脸上也没长花？如果你的眼睛是刀子，老子早死了一千次了。喂，你听见没有，老子要睡了，睡觉你懂不懂？”

李青青还是不动。

孙山急了：“你再不走，老子就脱裤子！”

他跳起身，两手刚要去解腰带，眼前青光猛地一闪。

李青青终于还是出手了。她跳了起来，剑尖顶在孙山的心口上。

孙山吁了一口气：“你总算动手了，了了我一桩心事。否则你老是盯着我看，老子心里直长草，那滋味只怕比死还不好受。”

李青青冷冷道：“孙山，别以为你救了我两次，我就会放过你。”孙山马上否认：“我从来没这么想过。”

他突然一呆：“噢，你怎么知道那天晚上救你的是我？”

李青青动了动手里的剑：“这把剑原来是被你夺去的，如果不是你救了

我，它又怎会回到我手里？”

孙山似乎很吃惊：“看来你并不总是很笨，我一直以为你很笨很笨。”

李青青一咬牙，剑尖一顶，刺破了他的衣服：“孙山，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没有啦！”孙山苦笑。

“真的没有了么？”

孙山想了想，叹口气道：“如果你碰到苏三，或者张辟邪的话，就说孙山已经死了，让苏三别伤心，让张辟邪别高兴。行了，就这些。”

“好，我一定转告。还有什么话？”

孙山有些诧异地望着她：“你今天是不是有点疯了？你还想听些什么？”

李青青冷冷道：“想听听你对我杀你这件事怎么评价。”

孙山笑了：“你真想知道？不后悔？”

“不许笑！”

胸口又是一痛，孙山急了：“好吧好吧，你想听，老子就说个痛快！李青青，你他妈的装什么清白大闺女，装什么正经？少恶心人！老子先前是对不起你，也算给你赔过礼道过歉了。你就一定要杀了老子才算完？老子又没杀张辟邪，你为什么非要杀我？你知不知道老子刚才怎么救你的，啊？你他妈的被蛇咬了，是老子割腕放血，喂了你许多，你才活了过来。早知道你还要杀我，我救你干什么？你要杀就杀，别他妈的象受了多大委屈似的！老子是个粗人，脾气直，嘴臭，不懂你们小白脸小美人儿的那一套！老子说完了，你杀吧！”

孙山昂首挺胸，双眼紧闭，一付视死如归的样子。

好半天，剑尖没有递进，也没有收回。

蓦地，孙山感到，胸口的重压消失了。

李青青被他感动了，放弃了要杀他的念头么？

孙山一阵惊喜，待到他睁开眼睛看到李青青时，却忍不住嗷地大叫起来：“你干什么？”

李青青右手握着剑，左手直直地伸着，左腕上有一道殷红的伤口，鲜血正不住往外涌。

孙山气急败坏地一把夺过剑，往地上一扔，顺势点了李青青的肩井穴，又封住她伤口四周的穴道，直着嗓子吼了起来：

“你他妈的找死啊，不要命啦？”

李青青泪水滚滚而下：“你的血，还……还给你！”

孙山怔住了，看了看她哭兮兮的模样，叹了口气：“李姑娘，我是个粗人，本来就不怎么会说话，一生气，说话更伤人。你又何苦跟我一般见识呢？你大可不必对我抱愧于心，我根本就没准备真让你杀死我。你出剑之后，我一定会溜的。我武功不咋的，逃命的功夫却很不错。所以呢，你也就没有必要这样了。再说，我也不该说出放血……，算了算了，不说这些了。喂，你想好没有？”

李青青正怔怔地听着，听他突然问了这么一句，不由又是一呆。

孙山又急了：“我是问你还想不想死了。你要还想死，老子就不放你了；你要是想开了呢，老子就解开你的穴道，你也该走了。”

不知什么时候雨停了，月儿已在西天。

远远传来了鸡鸣声。

孙山马上就连着打了两个十二成足的哈欠：“听听，鸡都叫了。都是你，害得老子一夜没睡。”

“放开我，我不想死了。”李青青又哭了。

孙山大喜道：“不想死是好事么，哭什么！”说着拍开李青青穴道，“老子——”

“啪”，一声脆响。

孙山耳中一嗡，退了好几步才站稳了：

“你……你……”

李青青怒道：“你是谁老子？”

孙山一怔：“我是谁老子？我是我儿子的老子，你管得着吗？”

没来由被个女人打了一个耳光，孙山觉得太晦气了。

李青青冷笑道：“以后你再敢在我面前‘老子、老子’的，我就打你一耳光！”

“滚你妈的蛋！”孙山气疯了，破口大骂起来。

李青青也急了，抓起地上的剑，追了上来：“你还敢骂人？”

“臭婊子，小娘皮的，……”孙山嗷嗷大叫，满庙乱跑。

李青青一声怒叱，剑光大炽，将孙山一下圈住了。

孙山这回是真急了，一抬手抓住了李青青的右手，再一叫劲，李青青长剑脱手，人也被孙山扣住了。

“你……你想干什么？”

李青青看见孙山脸都气歪了，大是惊心。

“老子想干什么？嘿嘿！”孙山一阵冷笑。两手猛一用力，将李青青的身子扔出了窗口：“老子要你滚！”

他拾起李青青的剑，也扔了出去：“你的剑，接好了！”

剑光在窗外一闪，李青青发出了一声惨叫。

很显然她是被掷出的剑刺伤了。

孙山吓傻了，一跳就从窗口跳了出去，果见李青青仰天倒地，一动不动：“喂，李青青，你……”

孙山还没落地，李青青却已从地上弹了起来，撞在了一起。

李青青的两手紧紧抱着孙山的腰，孙山的两只手却向上举着，没地方可放。

孙山有些迷惑又有些气恼地望着李青青的脸。

李青青的脸离他近得不能再近了。

清亮的月光下，他甚至连李青青的睫毛都看得清。

李青青的表情很古怪，说不出是喜是恨，是哭是笑，反正她的眼睛躲着他，不敢看他，象个自知做错了事的小姑娘。

“你这是干什么？喂，松手松手，这成什么样子？喂，你松不松手？再不松手，老子……”

李青青咬着嘴唇，泪水在往下流，嘴角却往上翘。

于是孙山“老子”后面的话，就说不下去了。

毕竟，他现在压着的，是个小美人儿。虽然是在泥水里，可毕竟是个小美人儿啊！

他直楞楞地盯着李青青的眼睛，似乎想知道那双眼睛里究竟有什么东

西。

李青青的眼睛忽闪了几下之后，闭上了。

她好象睡着了。

终于，孙山的两只手捧住了李青青“熟睡”着的小脸。

然后，他低下头，在她唇上轻轻吻了一下。

这一吻不仅把李青青吻“醒”了，还把她弄哭了。

“老子可不喜欢哭兮兮的小娘们。”孙山开心地笑了，胆子一下大了许多，又去亲她的柔唇。

李青青狠狠拧了他一把，扭开脸：“你是谁老子？”

孙山不理她，将她小脸捧好了，一阵乱吻，连“老子”也懒得说了。

李青青好象也懒得骂了，没工夫骂，也没机会骂。

渐渐地，她也开始吻他了，而且越吻越狂。

月光下，泥地里，破庙边，一对人儿翻滚着，……

苏三若是看见了，一定会笑掉大牙。

孙山突然笑了：“喂，小美人儿，实在对不起。”

“你……你说……说什么呀？”

李青青娇喘阵阵。

“咱们最好还是从泥地上爬起来。你要是生病了，那可不是当玩的，对不对？”

李青青这才想起，他们竟是在泥水里相拥乱滚的，不由气道：“你怎么不早说？”

孙山挣开她，跳起身，笑嘻嘻地道：“早说？你给我说话的机会了么？再说了，我说过之后，你也未必愿意起来。”

伸手一拉，李青青顺势立了起来。孙山大叫道：“啊哟，你全身都是泥呀！”

“全身都是泥怎么了？”李青青揪住他耳朵，恶狠狠地道：“抱我进去。”

孙山生好了大火，两人坐在火堆边，烤着湿乎乎的衣裳。

“很对不起，没衣裳给你换。”孙山在笑：“我也没衣裳换。”

李青青面上红扑扑的，低着头看着自己满是泥污的衣裳，恨声道：“都是你不好，都是你不好。”

“怎么又怪我了？”孙山叹气：“喂，小美人儿，你把外面衣裳脱下来烤着，等泥干了，揉一揉再穿，虽不好看，总比现在这样强些。”

李青青咬着红唇，恨恨地瞪了他半晌，才羞答答地道：“那你先……闭上眼睛，不许偷看。”

孙山火了：“又不是让你脱光，干吗还要我闭眼睛？真是的！好好好，闭眼就闭眼！”

李青青见他真的闭上了眼睛，不由一笑，正想解衣裳，门外有人大笑了起来：“孙山，李青青，恭喜二位了。”

李青青吓得一下钻进了孙山怀里：“是谁？”

孙山推开她，一阵风似地去开门：“苏三，你少烦老子好不好？”

门开了，一包黑乎乎的东西飞了进来。

“这是干净衣服，你们换吧。老子就不进去了，在大路上等你们，顺便给你们护法。”

孙山火更大了：“你怎么知道我们要换衣裳，是不是偷看了？”

苏三哭笑不得：“跟你小子缠不清。快换衣裳，今天还有要紧事呢！”

孙山还想不依不饶，苏三却早跑开了。

包袱里的衣物居然很齐全。

李青青咬着嘴唇，吃吃笑了：“苏三心挺细的，是么？”

孙山顿时醋意大发：“那你跟他好去，少来骗我！”

李青青怔了一怔：“我也没说要跟他去？”

“什么‘他’呀‘他’的！”孙山快活地大笑起来：“你要是再向着苏三那个混帐，老子一定大大吃醋！”

“你是谁老子？”李青青又急了。

孙山连忙后退：“我是你儿子的老子，行了吧？”

李青青飞红了脸，啐了一口：“美的你！”

她拣出女人的衣裳，正色警告孙山：“我要换衣裳了，不许偷看，不许过来！”

佛像后面，李青青慢慢脱去了满是泥污的衣裳。

她悄悄伸头看了看，孙山正乖乖地北对着她在火堆边打坐。

李青青得意地轻轻笑了起来，缩回头，将自己藏在佛像的背影里。

她并不想马上就换上干净的衣裳，她只是闭上眼睛，微笑着立在那里，轻轻用手抚摸着自已的胴体，感受着自己青春的活力。

她是在等待着什么吗？

许久许久，她才悄然叹了口气，伸手去取衣裳。

但一双结实有力的胳膊悄悄从背后伸过来。……

观音菩萨宽厚地微笑了，面上映着红红的火光。

苏三等了好半天，都等急了。

天已大亮，孙山和李青青还是没有出庙门。

“喂，孙山，你们还出不出来了？再不出来，老子可等不及了！”苏三气势汹汹地吼了起来。

庙里传出了低低的笑声，笑得苏三心里酸溜溜的。

“马上就出来。苏三，你他妈先等会儿好不好？也得等我穿上……”

下面又没话了。

苏三跺跺脚：“都是老子不好，不该让你们在一个地方换衣裳。这不是干柴碰烈火，一点就着吗？”

又过了一会儿，孙山才红着脸拐了出来，身后跟着羞答答的小美人儿。

“苏三，让你干等，实在是很对不起，不过……”

苏三气呼呼地瞪着他：“不过什么？”

孙山挠挠头，傻笑：“嘿嘿，嘿嘿，……”

“嘿嘿！”苏三咬牙切齿：“出息！”

孙山红着脸怒道：“你有出息？”

李青青在他腰眼上掐了一把，孙山忙改口笑道：“苏三，小美人儿让我谢谢你保媒。”

李青青气极，在他背上狠狠擂了一拳。

第9章 老妇人

郝正仁打开院门，看见孙山三人，微微一怔，旋即笑道：“原来是孙小哥。三位请进，请进。”

孙山一本正经地道：“上次在下投江之事，幸得郝老先生指点迷津，在下自觉受益非浅，今日特来登门拜谢。这两位是在下的朋友，这位是苏三，这位是李青青。他们也都想拜望一下郝老先生，因此在下不揣冒昧，……”

苏三接口道：“实际上我们是听孙山说你这里有好酒，特来打搅的。”

郝正仁连连拱手：“三位肯来寒舍，郝某幸何如之？‘拜谢’二字，实不敢当。三位请进，寒舍别的没有，香茗美酒倒还颇有一些。”

三人被请到堂屋里坐下了，郝正仁亲自端了茶上来：“寒舍没有奴婢，三位休怪老夫失礼。”

三人都立即站了起来：“老先生亲自端茶我们可万万不敢当。”

郝正仁面上现出和蔼和谦虚之色，正想说什么，又听得里屋里郝老夫人咳了起来：

“正仁啊，谁来了？”

郝正仁忙道：“娘，是上次来过的那个壮士，还有他的两个朋友，一位壮士和一位小姐。”

郝老夫人咳道：“好生招待，可别又象上次让人家白来一趟。”

“是了，儿子一定遵命。”郝正仁恭恭敬敬地回答道，仿佛老夫人耳提面命一般。

孙山默默地打量着郝正仁，眼中闪出了疑惑和愤恨的光芒。

苏三忙对他使了个眼色，笑着对郝正仁道：

“晚辈三人，理当拜见老夫人，给老夫人请安。”

郝正仁一楞神，压低声音道：“很抱歉，我母亲不爱见生人。”

孙山冷冷一笑：“郝先生，很对不起，在下怀疑令堂的瘫痪不是真的，对令堂的‘行动不便’也不怎么相信。而且有几桩凶杀案，好象令堂也脱不了干系。”

郝正仁愕然：“孙小哥，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苏三忙陪笑道：“老先生勿怪，我这位兄弟说话一向不怎么注意。不过，我们倒确实想见见令堂大人。有几件事，我们想当面问清楚。”

郝正仁冷冷道：“三位原来没安好心啊！三位请回，你们的要求很没道理，老夫万万不敢答应。”

“正仁，”郝老夫人又说话了：“就让他们进来吧。”

“可，娘你……”郝正仁有些急了。

“即使他们有什么歹心，咱娘儿俩又何惧他们？”郝老夫人的声音里，自有一种雍容的气度。

郝正仁无奈地道：“是，娘。儿子这就让他们去给您老人家赔罪。”

苏三见孙山又想发火，忙道：“郝老先生不必生气，我三人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在贵府动粗的。”

郝正仁一掀门帘，寒声道：“请进。”

屋里的摆设和昨天晚上完全一样，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只是床前的竹躺桥上，躺着一位鸡皮鹤发的老太婆，浑身紧裹在毯子里。

老太婆半闭着眼睛，看着走进来的三个年轻人。

郝正仁一声不吭地上前，半跪在老太婆身边，拿过放在椅边小几上的美人拳，轻轻给老太婆捶起腿来。

孙山的眼睛瞪得很大很大：“老人家，如果我没有认错的话，使逍遥散杀我的人，就是您老了。”

老太婆一点反应都没有，好象突然间变得很聋了。

郝正仁的面色变了，举着美人拳的手也停止了敲打。

“逍遥散？”

苏三点点头：“不错，是逍遥散。孙山若不是天生异质，不惧毒药，只怕早已死了好几天了。而且，这位李姑娘，也曾被令堂大人用‘摄魂大法’制住过。”

李青青道：“不错，我已听出来了，那人就是她！”

郝正仁面色惨然，大叫道：“你们血口喷人！”

孙山叫得比他还响：“这都是真的！”

郝正仁眼冒凶光，但声音却有些颤抖：“我母亲怎么会使摄魂大法，还有什么逍遥散？你们在开什么玩笑？”

苏三叹道：“不错，我们也很奇怪。老夫人若不是七圣教的人，又怎么会使逍遥散和摄魂大法两大奇功呢？”

“你们……你们胡说什么？”郝正仁面容已然扭曲，变得狰狞可怕了。

门帘突然掀开，又一个人闪身而入：“郝正仁！”

郝正仁惊得退了好几步：“张……张……”

张辟邪双目喷火，势若疯狂：“你还有什么话可说的？”

“不……不是……不是……”

郝正仁已退到墙角，无力地摇着手，已是语无论次。

他似乎想哀求什么，可已无法说清楚了。

孙山、苏三和李青青都被张辟邪的突然出现惊呆了。

尤其是李青青，心里突然一阵狂跳，几乎想叫出口。她想不去看张辟邪，但管不住自己的眼睛。

而且，一看就看痴了。

孙山在心里叹了口气。

张辟邪的剑尖，已点在郝老夫人的咽喉上。

他的愤怒的眼睛却盯着缩在墙角的郝正仁。

他在笑。狂笑。

“不是？哈哈哈哈……，不是？那么你还有什么可以狡辩的？没想到，你昨天晚上对我说过的话，竟然都是放屁！我父亲是死于逍遥散之下的，这是你说的，而且说得不错。现在令堂大人就会用逍遥散，你怎么说？”郝老夫人冷冷看着张辟邪的剑，阴森森地道：“正仁，多说无益，快擒下姓张的！”

张辟邪突然感到，剑尖点着的不是皮肉，而是一只浸在油里的葫芦。

然后他就感到有一股阴寒的气流袭向两膝。

不退则非死即残。

张辟邪只有退，身子飞快地向后贴上了墙壁，躲开了郝老夫人的双脚飞踹。

郝正仁一怔。李青青失声惊叫。

剑光再现。

孙山已拔出李青青的剑，重又点住了郝老夫人的咽喉。

苏三的手掌，也已按在郝老夫人的百会穴上。

“够快。”

有人忍不住赞扬起来。

如此瞧得起他们身手的，居然是郝老夫人。

郝老夫人在微笑，笑得很慈祥。

她好象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处在随时可能送命的境地，要么就是根本不害怕。

她叹了口气，用很柔和的目光看着孙山：“我只知道苏三的身手很快，没想到孙山也不慢。”

孙山苦笑：“你千万不要再这么看老子。看了老子晚上做恶梦。”

郝老夫人微笑：“年轻人喜欢做梦，是好事。”

她叹了口气，喃喃道：“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想做几个恶梦，都不大可能了。”

她的声音里，居然有很多的感慨和凄凉。

孙山不由怔住。

郝正仁震惊得连颤抖都忘记了。

张辟邪也呆住了，他万万没料到，孙山和苏三居然是帮他的。

他忍不住看了李青青一眼。

李青青面上一红，转过了脸，泪水盈盈。

郝正仁“扑通”一声跪下了：“张公子，孙公子，苏公子，李姑娘，你们别难为我娘，别杀我娘。有什么……什么事情，郝正仁一力承担，要杀要剐，郝正仁都不会反抗，只求你们放了我娘。……”

张辟邪忍不住狂笑起来：“放了你娘？哈哈，哈哈……，郝正仁，难道我父亲是白死了么？哈哈……昨天晚上，我还真信了你的花言巧语，哈哈，你不是说杀我父亲的不是你们么？嘿嘿，哈哈，哈哈……”

李青青泪水滚滚而下。

郝正仁不住磕头：“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

一个阴冷的声音在门外响起：“都不许动！”

“阳春？”孙山一哆嗦。

“不错，老夫阳春。只要你们敢动一动，地道里的几百斤烈性火药就会爆炸，炸得你们尸骨无存！”

按理说，现在阳春处于极为有利的境地，他本应是十分得意的。

可他的声音却没有半点得意的意味，似乎是有人迫他这么说的。

张辟邪一怔，旋即怒叫起来：“要死大家一起死！”

龙剑如一道闪电，奔向郝正仁。

但郝正仁只轻轻一抬手，便制住了张辟邪：“阳先生，你可以出来了。”

他已缓缓站直了身子，重又回复了往日的长者神态。

张辟邪虽然知道他武功很高，却还是没料到，自己竟被他如此轻松地制住了。

张辟邪只有灰心。

“苏三、孙山，你们先放手，否则老夫不客气了。”阳春的声音里颇有几分焦躁和惶急。

苏三和孙山相视一眼，同时收手，还没来得及退开，苏三已觉小腹上中了一掌，孙山却看见一只脚踹上自己的肚子而无法躲开。

一前一后，两人都摔了出去。

李青青尖叫起来，一把接住了孙山。苏三却直直地撞上了墙壁，摔在了地上。

出手的人，自然是郝老夫人。

阳春恭恭敬敬地走了进来，在郝老夫人椅前跪下了：“教主，……夫人。”

所有的人都吓傻了。郝正仁更是吃惊地瞪圆了眼睛：“教主？”

郝老夫人冷冷哼了一声，从躺椅上坐了起来。

“阳春，这十四年我不在教中，你倒很会作威作福啊！”

阳春已完全没了往日华贵尊严的气派。孙山看着他，觉得跟看一条小毛虫似的。

“请夫人息怒。阳春十四年来，旦夕不敢忘了夫人，……而且教主之位，一直虚设，以待夫人……”

郝老夫人冷笑道：“谅你也没胆子自己做教主！至于什么‘旦夕不敢相忘’之类的话，亏你这么个下流胚子有脸说出口！”

阳春连连磕头。

“当年若不是你和范萍萍那个小淫妇勾结，想谋我的教主大位，我又怎会避到这里来？哼哼，哼哼……”

郝老夫人在鼻子里哼哼不绝。

阳春冷汗如雨：“教主息怒，夫人恕罪。阳春怎敢谋逆？都是姓范的小淫妇捣的鬼，阳春已将她投进蛇窖。阳春这次来，就是为了寻找教主，请教主回帮中主持大事。”

郝老夫人笑得更冷了：“是么？我走了这许多年，你才想起来找我？也许你来找我回去做教主是假，想杀我你好安心做教主是真吧？若不是你手下的那些人重又被我控制了，你只怕会连我一起炸死吧？”

阳春面如土色：“阳春不敢，不敢……”

郝正仁直楞楞地瞪着郝老夫人：“你是不是……我娘？”

郝老夫人傲慢地一笑：“郝正仁，这十三年来，让你叫了我不知几千几万声娘，本教主一时倒想不出有什么好办法来报答你这个乖儿子。”

郝正仁一阵颤抖，有些站不稳了，嘶声道：“你不是我娘？那……我娘呢？我娘呢？”

郝老夫人叹了口气，抬手在脸上缓缓一拂。郝正仁定睛一看，再也站不住了，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那是一张不失清丽的中年美妇的脸。

孙山叹了口气：“苏三，你明白点了没有？”

苏三也叹了口气：“没有，我感到更糊涂了。”

郝正仁嗷地一声悲吼：“杀——”

美人拳握在他手中，居然也是一种兵器。

张辟邪也是一声嘶叫：“还我爹的命来！”

龙剑如闪电。

两声闷响。中年美妇双掌印上了他们的心口。郝正仁和张辟邪的身子突然倒飞而回，摔倒在地上，动弹不得。

那中年美妇讽刺地笑笑：“郝正仁，就凭你十三年没认出我的真面目，你就不配和我动手。至于张辟邪么，就更嫩了些。”

她一面说着，一面慢慢揭去贴在手上的皮，一双圆活美丽的小手很快露了出来。

孙山看得眼珠子都圆了。

中年美妇轻笑着，将手伸进袖里、怀里，撕下一片片的人皮来，口里笑道：“这是郝老夫人的真皮，我戴了十三年，总算用不着再受罪了。”

苏三躺在地上，忍不住叹气：“你说这些话时的声音真好听。”

中年美妇瞅瞅他，嫣然一笑：“谢谢你。”

孙山也叹了口气：“剥人皮是不是很麻烦？”

中年美妇又转头看着他，笑得更妩媚了：“其实也不算太难。我可以教你，包你三天就能学会。”

孙山心里一阵恶心：“不想学。”

李青青早已吓得面色惨白，直往孙山背后躲。

孙山其实心里也害怕得只想找个地方躲起来，但李青青可以躲在他身后，他又往哪里躲呢？

女孩子可以躲，男人当然就不可以。

孙山挺起胸，笑了，好象很开心，很镇定。

中年美妇笑微微地走到他面前，纤腰微扭，扭得很动人：“孙山，你解毒的本事很不错啊！”

孙山抱拳：“谬奖，谬奖，其实并不是我解毒的功夫有多高明，而是……嘿嘿。”

中年美妇的明眸勾魂摄魄地闪烁着，声音温柔如春水：“而是什么？”

孙山认真真地道：“而是，杀我的人都很笨，却偏偏总要自作聪明。”

李青青本来对中年美妇冶荡的声音很不高兴，但一听孙山如此豪气，心里止不住柔情似水。

女人的柔情，往往是需要男人的刚毅来激发的。

中年美妇看着他，半晌才咯咯娇笑起来：“你的胆子好象也很不小。”

孙山又拱手：“我说的是实话，跟胆量没关系，实际上我还是挺怕你的。别的不说，就冲你剥人皮自己戴这件事，我就感到毛骨悚然。不过，我说杀我的人自作聪明，是有根据的，是不是，苏三？”

苏三大笑：“不错，一点都不错。那些人都觉行自己使毒的本领有什么了不起，他们总喜欢用毒药杀人，一来好显示他们是多么优越，举手投足可置人死地；二来么，是不想让别人知道凶手是谁。所以他们不仅是自作聪明，而且……而且什么，孙山？”

“胆小！”孙山也哈哈大笑起来。

阳春怒喝道：“放肆！”

中年美妇冷笑道：“阳春，你还不配和他们说话！”

阳春一呆，讪讪地住口，退到一边去了。

孙山大喜：“骂得好，骂得好！”

阳春的牙齿狠狠咬了一下，但没敢抬头。

孙山笑咪咪地道：“喂，你叫什么名字？”

中年美妇媚媚地横了他一眼：“没大没小的！我叫梁悦，七圣教的教主。”

“原来是梁大嫂，幸会！”孙山冲他拱手，又转头对李青青道：“我跟梁大嫂讲几句话，你不会吃醋吧？”

李青青一下飞红了脸，飞快地朝张辟邪看了一眼。

梁悦娇声笑道：“李姑娘倒没吃醋，吃醋的是他。”

她的小手优美地一指，指向倒在地上的张辟邪。

张辟邪闭上眼睛，紧咬着牙关。

李青青的心里，突然有些空落落的。

孙山发觉了，但没说什么，又转头看梁悦：“我说梁大嫂，你准备怎么对我？”

“你么？嗯……让我想想。”

梁悦笑靥如花，李青青隐隐有些妒嫉起来。

“你是不是天生异质，百毒不侵？”

孙山奇怪地道：“是当然是，只是你好好的怎么想起问这个？”

梁悦笑吟吟地道：“你忘了？我是七圣教的教主呀，七圣教又是专靠毒药立足江湖的。”

“谦虚，谦虚！大嫂的武功，比毒术更高明十倍不止。”孙山叹道，“我这辈子看来是永远不会有那么好的武功了。”

“你可以跟我学呀！”梁悦道：“你现在就跟我走，去海南。”

“学武功？”

“不是呀。我想找到能毒死你的毒药，你跟在我身边当然方便得多。每找到一种新的毒药，就先喂你，直到找到连你也受不了的毒药为止。”

孙山一哆嗦，尖叫起来：“那我不是死了么？”

“你果然很聪明！”梁悦娇笑道：“不过，你也并不吃亏。要找到能毒死你的药，总得有个三、四年的时间。这段时间，你可以享受到无上的温柔滋味。”

孙山苦笑连天：“没胃口。我还是喜欢活着，有一个小美人儿相伴，也就心满意足了。”

梁悦叹了口气：“那可就由不得你喽！”

苏三大叫：“那我怎么办？”

梁悦笑道：“你是孙山的好朋友，当然是一起去了。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在我教中任选一职。”

阳春止不住颤了一下，梁悦的话里显然大有深意。

苏三沉吟道：“看来也只有走这条路了，孙山，你觉得怎么样？”孙山直皱眉，看看郝正仁，又看看张辟邪：“他们怎么办？”

“杀了。”梁悦轻描淡写地道。

孙山道：“梁大嫂，我觉得十分奇怪，阳春武功再高，也不是你的对手，即使加上那个什么范萍萍，也不可能把你逼得离教出走，你怎么好好地想起来到这个镇上当郝正仁的娘呢？”

梁悦微笑：“看来你是很想知道这件事的真相，是不是？”

“当然想，就怕你不说。”孙山笑了起来，显得很天真。

实际上他知道梁悦一定会说的。

那一定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现在梁悦已经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她没必要再保守秘密，她会说出来的，好让江湖上轰传她的芳名。

果然梁悦笑吟吟地说了起来：

“你们知不知道有一本武学秘笈叫‘太清秘笈’的？”

孙山忙点头：“知道，知道。”

说实话，江湖上没人不知道《太清秘笈》的，由这本秘笈引出的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早已流传多年，宋朝元、何出、胡不喜等人的名字和事迹，江湖朋友们已是耳熟能详了。

苏三忍不住问道：“大嫂是说，这件事和太清秘笈有关？”

“没有。”

孙山一怔：“那你提起它干什么？”

“有另一本秘笈，和太清秘笈同样出色，叫‘玄天神功’，你们听说过没有？”

“没有！”孙山摇头，苏三也摇头。

阳春也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你们当然不知道，因为这本秘笈一直没出世。我是在十四年前才打听到的，秘笈就在歙州郝家，便赶了来，求为仆妇，先暗中观察郝老太婆的神情举止。过了一年，待到她的习惯均被我知晓之后，便辞去了仆妇之职，离开了郝家。郝正仁，你没有忘记吧，当时你总是对我动手动脚的，很不规矩。”

郝正仁不能动弹，不能开口说话，但从他怨毒的眼神可能看出他的心里在想说什么，想干什么。

“大约过了两个月，曹州张家的‘铁芙蓉’张功曹也赶了来，也不知他是从哪里打听到的。张功曹和郝正仁的关系居然很不错，一见面很亲热，就相约到街上去喝酒。我便趁此机会潜入郝家，杀了郝老太婆，将她的尸体推进了事先挖好的地道，开始剥皮，扮成郝老太婆的模样。这一切发生得都很快，不到一个时辰，我已经变成郝正仁的娘了。”

梁悦得意地笑了一会，又道：“其实郝家共有两条地道，一条是我挖的，另一条是郝家原来就有的。这些年来，我和郝正仁各钻各的地道，互不干扰，只是他不知道我的地道，我却知道他干什么去了……”

孙山咋舌：“你真聪明。那，后来呢？”

“后来？……张功曹已醉得连路都不会走了，几乎是郝正仁拖回来的，我便在当夜用逍遥散杀了张功曹，叫醒郝正仁，说姓张的图谋不轨，已被我杀了，让他把尸体送到微山湖中扔掉，就是这么回事。”

梁悦笑得好迷人、好开心。

张辟邪两眼一翻，晕了过去。

李青青忍不住“啊”了一声。孙山忙柔声道：“青青，别太伤心了，啊？”

梁悦直撇嘴：“哟，孙山，你的心上人在关心她原来的情人，你居然脾气还这么好！”

孙山面不改色：“梁大嫂，你的武功机智，我是十分佩服的。只是不知那本《玄天神功》你找到没有。”

梁悦一怔，苦笑道：“说实在话，十三年来，我找遍了每一个角落，什么都没找到。”

“可惜，可惜！”孙山跌足，“十三年的工夫，岂不是白费了？”

“倒也不是白费。我找不到的东西，别人也找不到。我可以肯定，《玄天神功》就在这个院子里。我只要毁了这个院子，就等于毁了秘笈，反正大家要不成。”梁悦好看的眉毛傲慢地挑了起来。

“对对，此计大妙，大家要不成！”孙山鼓掌大赞起来，苏三也从地上爬了起来鼓掌。

梁悦抿嘴一乐：“好了，故事说完了，咱们也该出去了，炸药马上就会

被引爆的。阳春，吩咐下去。”

阳春恭声应道：“是。”

他的身形刚刚拔起，便被梁悦拦住了：“阳春，你是不是想先发号令，将我们全部都炸死？”

阳春张口结舌：“教主……夫人……”

梁悦一把扣住他肩井穴，冷笑道：“你心里一起坏心，耳根子就会发红，我对你这个特点再清楚不过了。你虽然在名义上是我丈夫，我也一样不会饶你！”

出手如风。阳春全身三十六大穴刹那间全被封死，被扔到了张辟邪和郝正仁躺着的地方。

“咱们走！”梁悦冷冷扫了地上躺着的三个男人一眼，回头对孙山等人发号施令。

苏三当先冲了出去：“嘿嘿，逃命要紧，我先走。”

孙山一拉李青青，却没有拉动：“你怎么了？快走啊！”

李青青鄙夷地道：“想不到你是这么个小人，贪生怕死！”

孙山一怔：“再不走就来不及了。什么君子小人的，保住命，比什么都强！”

李青青冷笑：“孙山，我错看了你！你们走吧，我陪张辟邪一起死！”

梁悦笑道：“孙山，咱们走吧，有人要找死，拉是拉不住的。”

苏三突又闪入，扣住了李青青的右腕，孙山反应也不慢，抓住李青青左手，吼道：“走！”

这两人一叫劲儿，李青青就没法不走了。

“孙山，你混蛋！”

李青青在挣扎，在哭，在骂。但只有随着他们向外走。

梁悦缓缓看了看阳春，一掀门帘，奔了出去。

苏三和孙山跑到离小院已经很远很远了，才松开了抓着李青青的手。

李青青冷傲地兀立着，扬着下颔，正眼也不瞧他们。苏三和孙山，尤其是孙山，太让她失望，太让她伤心了。

梁悦款款立着，微笑着看看孙山，又看看苏三：“你们两个，倒是很识时务。”

“夸奖，夸奖。”孙山和苏三都有些受宠若惊的样子。

李青青狠狠啐了一口。

孙山忙道：“大嫂，这丫头不懂礼数，您可别怪罪她。”

梁悦很大度地笑着点点头：“好的，看你们两个的面子上！”

李青青拔脚就跑。

苏三一怔，正要追上去，却被孙山拉住了：“算了吧！”

苏三奇道：“算了？”

孙山黯然摇头：“她看不起老子，总归是要走的，这样对她岂不是更好？”

苏三点点头，又摇摇头，叹了口气。

“孙山，你倒是个多情种子。”梁悦轻笑道：“你是怕我放不过她吧？”

孙山苦笑：“大嫂你是个明白人。”

梁悦还想再说什么，只听得天崩地裂一声响，一团巨大的黑烟腾了起来。

郝家当然从此消失了。

三个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巨响吓得后退了好几步。

梁悦突然觉得不对的时候，已经晚了。

苏三和孙山，一左一右地架住了她。

“别害怕，大嫂。”

梁悦的身子突然僵硬了，脸也显得一下老了许多。

她看看苏三，又看看孙山，自信突然又回到了心中：“别闹了，两个没正经的！”

苏三笑得邪邪的：“咱们非得好好闹一闹，我看你能把我们怎么样。”

梁悦微笑：“你们若真的想跟我作对，只有死路一条，就象已经死去的三个人一样！”

孙山哈哈大笑起来：“你以为郝正仁和张辟邪真的被你点了穴道，乖乖等死？”

梁悦的脸一下白了：“你说什么？”

刚说完这句话，她就看见了两个人。

第 10 章 谁是好入

梁悦看见了两个男人缓缓从树林里轻了出来。

郝正仁在微笑：“孙山说得很正确。”

张辟邪在冷笑：“梁悦，你死定了！”

梁悦使劲闭一下眼睛，再睁开，不相信似地看着两人，喃喃道：“这怎么可能？”

郝正仁微笑道：“你是不是很奇怪我们为什么没死？”

张辟邪冷笑道：“可我们的确逃出来了。梁教主，赔我父亲命来！”

郝正仁的脸突然又扭曲起来：“姓梁的，你真毒啊！”

孙山看看苏三，苏三也看看孙山。

梁悦狂笑起来：“不错老娘就是毒，你又待怎样？郝正仁我的儿啊，十三年叫娘的滋味，一定很不错吧，哈哈哈哈哈……”

郝正仁一阵颤抖：“贱人，老子刚了你！”

张辟邪朝孙山和苏三拱拱手，戚然道：“孙兄，苏兄，请将这贱人交给我们报仇。二位的大恩大德，在下莫齿不忘！”

苏三叹了口气：“我真佩服郝老先生和张公子的心机。”

孙山也苦笑：“两位武功超卓，梁悦又怎是你们的对手？”

苏三笑嘻嘻地看看孙山：“咱们放不放梁悦？”

孙山有些迟疑：“你说呢？”

“咱们问闪梁悦好了。喂，大嫂，你想不想让我们把你交给他们报仇用？”

梁悦心中不由又出现了一丝希望：“你们若是帮我杀了郝正仁和张辟邪，我甘愿让出教主之位。”

郝正仁怒吼道：“放屁！两位公子都是大仁大义、游戏风尘的正派人物，怎会做你那个邪教的教主？”

苏三却有些动心的样子：“孙山，其实捞个什么七圣的教主当当也挺有意思的，对不对？”

孙山却摇头：“不好，当教主没意思。喂，大嫂，贵教是不是有很多香喷喷、娇滴滴的小美人儿？”

梁悦喜道：“是啊，只要你们杀了这两个人，教中美女，自然都是你们的了。”

孙山咂咂嘴：“嗯，值得考虑，值得考虑。”

张辟邪冷笑道：“孙兄苏兄，你们上当了。位子只有一个，让你们二人争教主之位互相残杀，才是梁悦的目的，最后得到的自然还是她。古时候有‘二桃杀三士’的故事，难道二位没听说过么？”

梁悦怒道：“张辟邪，你死到临头了，还张狂什么？”

张辟邪手一抬，蓝汪汪的剑光指向苏三和孙山、梁悦三人：“实际上我要杀你们三个人也极容易，只不过我张辟邪不杀无辜，更不杀恩人，不杀正道人物。孙兄苏兄，请交出梁悦，免伤和气。”

郝正仁挥动着美人拳：“我们要报仇！”

孙山有些为难地望着苏三：“怎么办？”

苏三却打了个哈欠：“你看着办吧！”

孙山跺跺脚：“好，我来处理这件事情。梁悦，你仔细听着。”

梁悦神色一整，恭声道：“梁悦听令。”

孙山得意洋洋地道：“你的态度不错。郝正仁！”

郝正仁眼中闪过一丝怒色，但旋即拱手：“孙公子有何吩咐？”

“我想看看你手里握的是什么兵器。”

郝正仁一愣，失笑道：“这不是兵器，老夫从来没用过什么兵器。这不过是老夫情急之中，随手抓着当兵器用的玩意儿，叫‘美人拳’，孙公子当然也知道。”

“哦，美人拳，好名字，好名字！”孙山连连赞扬，又问道：“美人拳是干什么用的？”

郝正仁微笑：“捶腿用的。”

张辟邪不耐烦了：“孙兄，请马上交出梁悦！”

苏三帮腔了：“慢来慢来，咱们是不是可以讨讨价，还还价？”

郝正仁脾气再好，也忍不住了：“不要惹咱们发火！”

孙山嘿嘿一笑：“郝正仁，如果你不是张功曹假扮的话，我这个‘孙’字就倒过来写！”

梁悦眼前一黑，几乎晕倒。郝正仁僵立当场。张辟邪的脑中“嗡”地一声大响。

“你就是张功曹，”孙山又加了一句：“张辟邪是你儿子。”

“孙山，你是怎么知道的？”

郝正仁——张功曹的声音很哑。孙山大大咧咧地笑了一下：“很困难，不过我们还是猜出来了。是么，苏三？”

苏三也开心地笑了：“不错，很不容易，费了我们许多时间。”

孙山道：“张功曹，你的计划很周密。但你不该约张辟邪到江心谈话，当时我就认出是你，因为你的左肩比右肩稍高一点。我知道戴面具的人居然是大好人郝孝廉之后，很伤心。”

在这之前，郝老夫人又用逍遥散毒我，又去迷倒李青青，让我产生了极大的怀疑。我怀疑你们两个人都是假的，但你们二人又互相不知道，因为你们几乎同时杀了郝家母子。郝正仁是被你灌醉后，替他易容，变成张功曹，才被梁悦杀掉的，这相当有趣，是不是？”

“这并不是很有趣！”张辟邪已从震惊中清醒过来，又能冷笑了。

“不，不，很有趣！”苏三强调道。

孙山又道：“张老先生，你是通过什么方法给你儿子报讯的？”

“信鸽。”

张功曹缓缓揭下一张人皮面具，露出一张苍白英爽的面庞来，和张辟邪很相像。

“张辟邪又怎么会知道送信的方法呢？”

张功曹微笑：“这是张家的秘密。”

“那么，你把张辟邪招了来，到底想干什么？”

张功曹不说话。

“你的话说完了没有？”张辟邪左手两指轻轻在剑身上抹着，眼中闪着幽深的绿光。

“快完了，但还没完。张老先生，梁教主，你们两个一起呆了十几年，彼此又都这么好看，难道就没有……那个，嘿嘿，那个过？”孙山笑得怪怪的。

张功曹苦笑：“跟你这种卑鄙无聊的泼皮实在没什么好说的。”

张辟邪牙一抖，剑身发出了悦耳的龙吟之声。

他要出手了。

孙山大叫起来：“张功曹，我有一个预感。”

“什么预感？”

“你一定已经找到了那本秘笈！”

“……不错！”

“而且刚找到不长时间。”

“不错！”

苏三突然大吼：“秘笈就藏在美人拳里！”

苏三和孙山同时出手，拍开了梁悦被制的穴道，又同时松手，向后飞退。

梁悦一声凄厉的尖叫，两袖飞快地鼓荡起来，便如两只大铁锤，扫向张功曹父子。

张功曹父子却因方才苏三的一声吼叫，怔了一怔，待清醒时，梁悦的两只铁袖已挟着强劲的内力攻到。

“袖里乾坤！”张功曹一声大叫，美人拳递出。

张辟邪也已将内力全都蕴集在右手剑上，奋然一击。

一招判生死！

闷响声中，大袖破裂，梁悦远远摔了开去。

她美丽动人的容颜在急剧枯萎。转眼之间，她已变成了一具干枯的死尸。

张功曹傲然挺立着，站得笔直，但眼中的神光已然涣散。

谁都可能看出来，他已是油尽灯枯了。他之所以没有倒下，是因为他还要做一件事。

张辟邪也挺立着，但神情茫然。

他的右手里只握着剑柄，“龙剑”已经碎了。

张辟邪的内伤并不重，因为张功曹拚死力挡住了梁悦的垂死一击。保护了他的儿子。

“辟邪，你……给你……这个……”

张功曹将美人拳艰难地举起来，扔向张辟邪。

张辟邪机械地伸出手，将美人拳紧紧握住。

张功曹哑声笑了一下，直挺挺地仰天倒了下去。

孙山看着倒在地上的梁悦和张功曹，又看看兀自不曾散去的滚滚浓烟，心里一阵迷惘。

他不明白这两个人处心积虑地想得到一本武学秘笈究竟是为了什么。

人类的贪婪，难道是没有极限的么？

人类的互相残杀，难道不正是由贪婪引起的么？

苏三拍拍他肩膀，低声道：“走吧。”

张辟邪冷冷喝道：“站住！”

苏三和孙山同时回头，同时部问道：“干什么？”

张辟邪舔了一下嘴角的血迹，慢慢地道：“我爹是被你们害死的，咱们新帐旧帐一起算！”

孙山意兴萧瑟地道：“张辟邪，我们不想难为你。你走吧！”

苏三却冷笑：“你的武功也不怎么样，你以为我们真的打不过你么？

以前是因为怕对不起李青青，我们才让着你的。”

“明知打不过你们，我也要报仇！”

“那么郝家母子的仇，又该由谁去报？”孙山火了，跳脚大骂：“你真是混蛋！”

李青青的哭声响了起来：“孙山，苏大哥，求求你们，别杀他！”

张辟邪浑身剧震，厉叫道：“我不要你可怜我！”

他举起美人拳，踉踉跄跄冲了过来，但没冲几步，就仆在了地上。

“还没死。”苏三试了试他的脉膊。

孙山叹气：“让他在这里躺一会儿吧，醒过来之后，他会走的。美人拳里的武学秘笈怎么办？”

“你要不要？”

“不要！”

“我也不要。”

“那留给他吧！”孙山把美人拳塞进张辟邪的怀里，站起身道：“咱们该走了。”

李青青呜咽着从不远处的草丛中跳了出来，掩面就跑。

苏三急了：“快追！”

孙山没精打采地道：“算了吧，她看不上老子，老子也觉得配不上她。”

苏三拔脚就跑：“你不追我追。”

“你敢！”孙山一把扯住他袖子：“你要追去，老子打断你的腿！”

李青青跑来跑去，最后还是跑到那座破庙里去了。

哭了不一会儿，孙山轻手轻脚地摸了进来：

“喂，小美人儿。”

李青青的哭声一下高了一倍不止。

孙山劝了好一会儿，李青青还是哭个不停。

“你是不是想去找张辟邪？”孙山忍不住火又上来了：“也好，老子带你去找他。实在找不到，就把你送到曹州张家去！”

李青青哭声一停，怒道：“你是谁老子？”

孙山伤心了：“我也不知道。”

他没精打采地往门口走：“走吧走吧，张辟邪大概也已醒了醒，他现在正需要你安慰。

我带你去找他。”

李青青跳了起来，尖叫道：“你想赶我走，自己好去当那些香喷喷、娇滴滴的小美人儿的教主，是不是？”

孙山一愣：“我是说着玩的。”

他看看李青青气得发白的小脸，酸溜溜地道：“我晓得你看不起我，还是苏三说得对，老子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吃的是偷来的鸡，住的是破庙。我要缠着你不放，那才真是混帐王八蛋了！”

说着说着，孙山的眼睛可就有些红了，鼻子也有些酸酸的。

“噗哧”一声，门外有人笑出了声。

“滚蛋，苏三！”孙山气得直哆嗦。

苏三哈哈大笑跑远了。

孙山喃喃道：“你也走吧，走吧……”

李青青一跺脚：“走就走！”

说走还真走，孙山傻眼了，一把拉住：“喂，你真要走啊？”

李青青冷着脸道：“拉拉扯扯干什么？放手，再不放手我要叫人了！”

孙山发狠地将她扯过来，一把抱得紧紧的，怒道：“你叫人，叫啊！”

李青青一下软了，抽抽嗒嗒地哭了起来：“孙山，你娶我吧，呜呜……我给你生……生儿子……”

很久以后，孙山才听说，北武林出现了一个武功极高，性格豪爽，喜欢管闲事的大侠客。

人们都管他叫“张大侠”。

据说，这位张大使用的兵器很特别。

美人拳终于成了一种兵器。

一种行侠仗义的兵器。

